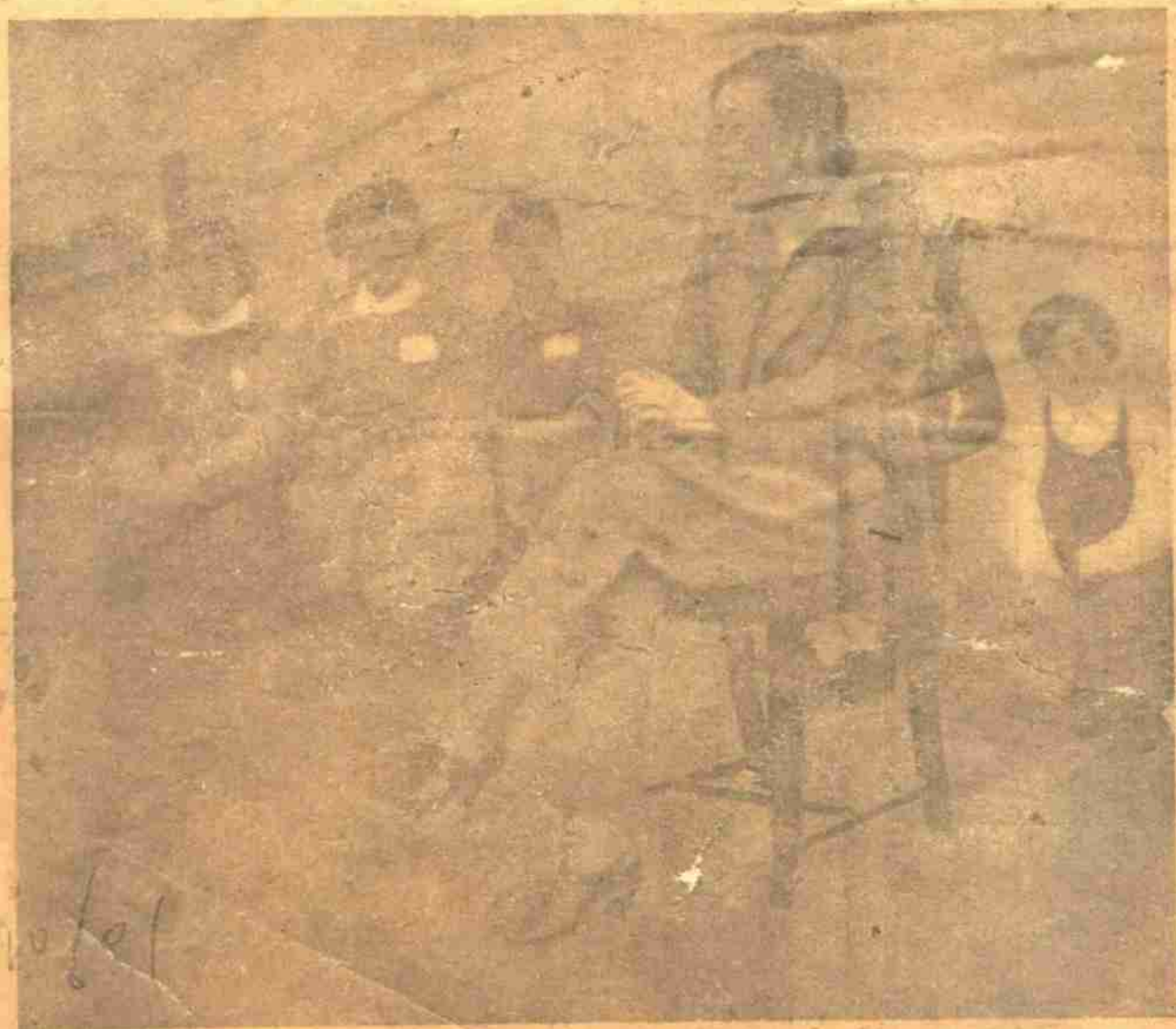


上海婦女

第四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十日出版

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證 C 字一四三號

中華郵政特准登記認爲新聞紙類 一—二號

上海婦女四卷二期目錄

一年來的上海婦女工作

一個小職員的呼來信

談農村婦女的地位

紀南屏女中校慶大會

半月 粵北大捷的意義

時事 美日商約的前途

現階段智識婦女應有的認識

上海近郊的農村婦女

新年

鄰邦的新年

從軍雜記

少女與死(故事詩)

愛情 短篇小說

財富 短篇小說

她(詩)

織婦怨(詩)

女工教育的阻礙與困難

打胎

社會進化與婦女的地位

一羣未亡人

編後語

封面插圖(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與受訓(軍人))

余岩(一)

任仕(三)

雷潔(四)

陶國華(六)

朱培娟(六)

新(七)

新(八)

杜隆元(九)

阿妹(一一)

景宋(一二)

鐵懷(一四)

阿黑(一五)

高爾基著·季子譯(一六)

左琴科著·鮑羣譯(一九)

左琴科著·鶴譯(二〇)

青玉(二二)

勤甫(二三)

朱蘭(二四)

潘(二五)

碧遙譯(二六)

寶琛譯(二七)

上海婦女

第四卷 第二期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十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人 蔣逸霽

出版者 上海婦女出版社
愛多亞路浦東大廈五〇九號
電話三九四〇九

總經理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九二二一三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定價

訂購辦法	冊數	定價連郵費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零售	一	一角六分	二角	三角
預定半年	十二	一元六角	二元四角	三元
預定全年	二十四	三元一角	四元二角	五元二角

郵費 以上十足通用以一分與半分者為限

每月十日廿五日出版每卷十二期
全年二十四冊零售每冊國幣一角六分

如有長期訂戶請開明地址及應付款項直接郵寄本社經售處概不代定
本社辦公時間每日下午二時至五時星期日停止

一年來的上海婦女工作

余 岩

我國軍隊撤離上海已兩年多了！在這兩年多中隨著環境的變化，上海的工作雖是各階段有各階段的特點；但，有一點却是不變的，就是一班工作者是堅實的推動着四百萬上海市民爲國効力，一般市民對國家的熱情是一天一天高漲着。婦女工作是整個工作的一環，在每一階段自然有每一階段的特點，這一年來的上海婦女工作，大約說起來有下面幾個特點：（一）是文化教育工作的偏重；（二）是自身組織的加緊嚴密，使友與非友分清；（三）是各婦女團體都能站在各自的崗位推進工作，工作的效能發揮到最高度。

（一）文化工作

說到上海婦女界的文化工作，從客觀的立場上說，本刊的一年來的成績，該是值得一提的。她是作爲上海二百萬的女同胞的喉舌存在著的。從她本身說，這一年來的進步是很不小的，在她第一卷的一個階段中，我們常可以看到許多無血無肉的應時又字，同許多不痛不癢的酸論，這些不能說在二卷與三卷中就絕對沒有存在，但相對的減少是無可否認的。這些文字的減少，在另一方面就是合於現實的，真能給一班姊妹一些滋養的鬥爭性的文字的增多，如關於郵政局郵儲局歧視女性的抗爭，對上海腐化的女子教育的嚴刻批評，極嚴厲的擊破悲觀有奇論調，深入的刻劃在遊藝區中我們姊妹們的艱苦生活，這些尚沒看到別的任何一個婦女刊物做到。由於取材的現實，影響到整本刊物的內容。就從文藝一方面說，也是這一年比過去活潑多了。自然這些不該作爲本刊一班同人，自驕的地方，缺點還是有的，例如反映現實還不夠，地方性不顯著，也就是說尚未能把上海的婦女的全貌顯出來，還未能真正的負起教育上海的姊妹們的責職來，還沒有使全上海的姊妹們都認爲是她們自己的東西，而自然的發出熱忱的愛護的情緒來。在文字方面說，不夠潑辣

有致，爲大衆所愛好；在編排方面說，不夠活潑新穎，這些是需要本刊同人大家繼續努力的。

其次要說的是只存在了九個月而就夭折了的一個報上的婦女副刊，她的名字是婦女生活，從本年三月八日起，每逢星期三在大美晚報發刊。本來一個副刊，一個壽命這樣短的婦女週刊，在廣大的文海中，不果是微不的一粟，但要說到這一年來的上海婦女文化工作，却不能不提到她，因爲她有幾個特點是值得一提的：（一）現實性，在九個月期間，沒有一篇文字不是富有現實性的，她討論到戰時婦女的貞操問題，新女性解放問題，女子教育問題，婦女職業問題，尤其是關於後一個問題，自從所謂某機關歧視女性的辦法公佈後，上海各方面爲此掀起了一個運動，她是始終的爲這個運動効力的。（二）鬥爭性，有許多話犯忌諱，別的刊物報章，不敢說子的，她是常常很技巧地來談到，如關於劣貨問題，某種女的知識分子的事仇問題。（三）是編者，作者，讀者的完全打成一片，這樣編者可以了解讀者，可以爲讀者服務，編者可以與作者討論寫些什麼東西。基於上面三個特點，加上文字的活潑，如各部門婦女生活的精悍的特寫，她成爲被大衆所愛好的一個園地，不問老太太，女工，女學生，女職員對她都有好感。可惜爲了大美晚報的廣告擁擠，使她不得永生。

現在還在華報上發刊的婦女生活，雖說歷史甚短，但內容尚沒有什麼御夫術，丈夫十不主義等文字，也該說今年一件可喜的事情。

上面說的是一般婦女刊物，下面想談一談各婦女團體個別出的刊物。中華婦女節制會在本年「三八節」出了一本節制，它不像一般會刊般的，只是說了自己會裏的工作就算了，她是相當的登了幾篇

值得一看的文章。職業婦女俱樂部在十月中出版了職婦一週年紀念特刊，站在她們的崗位上，談到物價高漲中的職業婦女，與如何做婦女工作等，幾篇可看的文字。除了這之外，在這一年中，她們還零零碎碎的出版了些東西，如不定期的職婦，單頁的會刊。中華婦女互助會，也出了紀念特刊，內容也頗活潑豐富。

在各職業團體出的會刊中，往往都特闢出婦女欄，雖然篇幅不多，但是可以說做到普遍的地步。壁報在這年也可以說是被大家熱烈的採用了作為教育羣衆的工具，這不但是各個團體如此，許多女學校也是如此。最後各婦女團體，或是各女學校的小型圖書館的設立，也是值得一提的，因為小型圖書館的廣泛設立，是表示著文化的提高與推廣。可惜還有幾個較大的婦女團體尚沒有這種設備。

(二) 教育工作

這裏所說的教育工作，不是狹義的學校教育，是指廣義的社會性的教育。

首先要說的，在這一年中婦女補習教育的廣泛展開。像某婦女團體舉辦十隻婦女補習學校來紀念她們成立的一週年紀念。別的婦女團體與許多女學校的學生，都有著這樣一個自覺，就是要爭取民族與本身的自由解放，使廣大的姊妹羣得到新的知識是必需的。

其次要說到現在幾乎已為大家遺忘的一種工作，那就是難民工作。這在婦女方面，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做了相近兩年。固然成績不顯著，但是那一段期間的工作人員的努力，是不能抹殺的。可惜今年秋季因為內部的組成分子的意見分歧，把這件工作停頓了。

還要說到的是各種知識講座，座談會的設立，這使一班婦女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方面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

(三) 為爭取婦女職業地位平等的鬥爭

中國婦女問題的提出，到現在有幾十年的歷史，但這問題，決不是短時期就可解決的。從婦女問題提出後到今天，婦女爲了爭取平等的鬥爭，從未停止過，但今年一年中更到了一個高潮。這是由於外侮的侵略，使我國的職業部門相當的縮小，使一班頑固的淺見的人，想到婦女頭上來開刀而起的。

頑固的人的想到婦女頭上來開刀，先是爆發在政府機關之一的

郵政儲匯局，這個局裏的一個主任，不知怎樣忽然想出了一個主意，說是已婚婦女不好，建議香港總局，以後不再招已婚婦女。香港總局不問情由來了個照准；並且這個公文，已發到上海局了。幸虧他們局裏的女同志機敏，首先提出抗議。各婦女團體馬上給她們所需要的援助，這樣那班頑固人知道自己理由不充分，就撤銷了成議。這算是這次鬥爭的第一個勝利。

這一批頑固的人打擊下去之後，來了一批更頑固的人。他們竟不怕失敗的抄郵儲局未能實行的成議，說是：「以後咱們也不招女性好不好？」這是上海郵局給昆明總局的一個建議，起先總局的人，還有一些理智，給上海郵局一個回電說「不可以」，這自然是各婦女團體爭取的結果，也是在這個運動中的第二個勝利。一班頑固的人自然不能這樣就甘心的，他們可又像蒼蠅一樣的給總局去了幾個建議，不知是總局給他們弄得嫌麻煩了，就答應他們的呢？還是也被他們說得動了心，竟也失去了理智，認為開一下倒車也不要緊？還是上海局的一批人著實爲這問題化了一筆本錢用勢力用私人用錢，來說服了總局的人，使得總局的人來一下首肯呢？這不得而知了。總之，總局是答應了他們。假如我們不堅強一點，那也許就被他們打下去了。他們來的一手，真是夠厲害的，先是來了那麼個四條歧視女性辦法，（不得到交通部批准的。）接著來了一個笑煞人的半公函，說是如有女性不盡職，就可馬上叫她們滾蛋。這一個半公函至小可以得出這樣兩個結論來：（一）男的不著考績，個個稱職；（二）女的決無問題，一定是不稱職的，要不，用得着這樣費心嗎？碰到上海的姊妹們，也是愈打愈勒的，相互堅持了三個月。結果來了一個行政院呂字第一九五二七給交通部的指令：「呈悉，嗣後考試郵務人員，應不加性別之限制。此類特種考試，並應與考選委員會同辦理。仰即遵照！此令。」自然，這尚不是我們決定的勝利，因為頑固者尚不會甘心；同時中國頑固者也不只是郵政局有。不過這個勝利無論如何是值得慶祝的，因為第一，我們有這樣賢明的政府當局。第二，這一次因為各婦女團體的努力，終於獲得勝利，那將來，就是頑固者再來進攻，也一定有力擊碎他們。自然，要保持這一個勝利，要爭取更大的勝利，廣大的姊妹們應該有

更深刻的覺悟，苦苦的教育自己，嚴密的組織自己，獨力的爭取民族與自身的解放才對。

(四) 捐輸工作 說到捐輸工作，拿這年來與上年比，這年是略有遜色的。這一方面，是受了客觀環境的影響，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捐輸工作畢竟還是做了些的。像寒衣捐，像新年獻金，廣大的姊妹羣是做得多麼熱烈呀！說到私人對內地的幫助，那更是寫不勝寫的。

(五) 救濟工作 救濟工作在上海，照理說是每一個人都該做的，似乎是用不着特別提出來談的，但是偏有人因救難觸怒了人，傷了命。這就是不幸死於暴徒之手的戰友茅麗瑛女士了。在今年「職婦」的朋友們爲了顧念到夏季難民的衛生問題，她們不惜犧牲業餘時間來舉行義賣，誰知這也會觸怒了人，到會場來動武了。那時工部局把搗亂分子帶了去，茅女士由於職婦負責人的關係，做了原告，結果兩個暴徒被判了罪。誰知半年後的現在，他們竟來復仇，茅女士犧牲了，她爲救難犧牲了。但難民終於受到了她的好處，義賣會終於開成了，難民又得到了一千多元的接濟。

其次值得提的是新生女子工藝社與工部局女中的兩次義賣，這兩次義賣都是爲救濟難民而舉行的。團體，婦女界難民救濟會在本作爲上海總的婦女界救濟難民的團體，婦女界難民救濟會在本年冬季束結了，這雖是一個不甚令人高興的事，但這也是環境促成的，因爲這會中的份子，認爲環境惡劣，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但這會的結束手續，可以說是在辦得非尋常良好的，這可從該會關於經費的處置看出來，在結束時，該會共存經費七千餘，除當會中三千餘是由國際勞工局借來仍舊還給勞工局外，四千餘都作爲寒衣捐匯到中央并得到中央復電了。

(六) 組織工作 說到組織工作，有下面這樣兩特點：第一，是各婦女團體人數的相對的增加，這表示婦女團體是在逐漸的覺悟到集體生活對自己是必要的了。第二，是各婦女團體都使本身的組織逐漸嚴密起來，使友與非友分清。

(七) 結論 檢討一下一年來的工作，還算有一部分工作差強人意。但是一向視爲上海婦女工作的最大缺點，如羣衆基礎的不廣大，組織的不深入不夠嚴密，仍未克復過來，這是希望努力上海婦運的姊妹們要加以最深刻的注意的。

一個小職員的來信

編輯先生：

我們的經理×××，他的陰謀，他的手段，是多麼的卑鄙，多麼的惡毒，他情願犧牲經理的地位與名譽，向我們在生活高壓下的職工，作無理的威脅與壓迫。

在十二月廿四日，我們公司的當局想用「僱約單」給每個同事簽字，「僱約單」的內容十分苛刻，內有：取消宿所；公司生意清淡，可以解僱一半及全部職工；公司隨時隨地可以開除職工；在營業時間如有親戚朋友來會，只許五分鐘談話等等的令人難於忍受的條件。因此我們在牠未發出以前，便推代表向經理×××要求取消。幾次談話以後，經理便親手撕毀了已被我們知道的「僱約單」，並且出一張佈告，說明「僱約單」一事純屬造謠，請各位職工安心樂業。不料到卅一日。公司當局給了警務處壹萬元禮洋，並借總董樊克林氏的名義，派了大批包探佈滿在公司中，公司當局並叫每一部份部長監督住每個職工的行動，如有二人談話，當即行報告。到下午五時半，發下了卅一封解僱職工的信。於是我們又派代表去向經理要求，不料他突以生病名義向公司告假三天。四百餘職工在打烊以後靜待他回來解答此事；可惡得很，公司當局立即派了大批人馬在各門口守住。警務局並派來了一百餘武裝巡捕，借巡捕的威力來威脅我們。

最後究向我們非法暴動，以槍托及木棍惡打我們，驅逐我們，竟然打傷了幾個同事，並捉去了我們的一個代表。我們在露天過了一夜。唉！先生！我們爲合理的要求，反而被巡警來驅逐我們，惡打我們，世間有何公理？有何人道？所以我寫了這封信，希借貴刊篇幅，把我們的苦痛傳給各界人士，以表正義。並願各界人士認清，這是上海四大公司最大的永安公司對待小職員的手段是如此的毒辣！敬祝
撰祺！

職員任仕謹上。

談農村婦女的地位

雷潔

農村婦女地位研究的重要

在這長期抗戰中，我們都承認，要爭取最後勝利，必須動員農村抗戰，蔣委員長早已告訴我們：『中國之持久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因此動員農村協助抗戰，乃是抗戰勝利的最重要的保證，而動員農村的先決問題，要建設現代化的農村，增加農民的生產力，提高農民的文化水準，消極的減少農民被剝削被壓迫的痛苦，積極的使農民能享受較豐富的生活。

我國農村組織都是以家庭為單位，一般農民的思想信仰慾望行為都以家族主義為出發點，欲明瞭農村組織結構，改進農民生活，當先由明瞭家庭入手。說到家庭自然離不開婦女，婦女在家庭地位之重要與影響之大，也許尚未為社會一般人士所認識，但是這是稍有社會科學常識的人，都不能不承認的，要改善農村家庭生活，當從改善農村婦女地位入手，要改善農村婦女地位，先當要對於農村婦女有相當認識，對於農村婦女的生活，要有詳細的觀察調查，與有系統的研究，始能找出她們的需要，發現她們的問題癥結所在。婦女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一環，由認識農村婦女問題，可以進而認識農村社會，農村婦女問題的研究，足以明瞭農村社會的組織結構，增加改進農村生活的效率。

「五四」以後，婦女問題一天比一天嚴重，都市中娼妓的普遍，勞動婦女數目的增多，女傭人數的激漲，家庭婚姻糾紛的日增……這些都是婦女問

題的表現！大部份都市婦女來自農村，農村婦女仍占婦女人口的大多數，婦女運動目的既為提高婦女地位，謀婦女解放，使有獨立人格生產技能，共促社會進步，那麼婦女運動絕不能忽略農村婦女的福利！欲得農村婦女解放，當先知婦女在農村的地位，明瞭了婦女的地位才能談改善其地位，有了事實根據的改革，才能達到徹底的解放，表面上的解放往往不足為婦女謀福利，且有時更陷她們於悲境，從婦女運動立場來看，農村婦女地位的研究，足以發現婦女問題，以謀婦女真正的解放。

鄉村婦女地位研究的內容

鄉村婦女地位研究就是分析生長在農村中的婦女一生的過程，自然這包括有她們的社會背景如農村社會，文化程度，社區特質，日常生活活動，社會對於她們的態度，裁制她們的禮俗等，由此分析，可以看出女子在家庭與社會的地位，社會環境對於她們的影響。人類的活動都是適應環境而產生的，生長什麼環境，就表現什麼活動，環境的條件影響人的活動，而人類的活動亦影響於環境狀況，人類與其活動的環境，有極密切的關係，要了解人類生活活動，就不能不了解其所處的環境，所以研究農村婦女地位，當先明瞭她們所住的農村概況，如該農村的地理環境，人口組合，政治保衛組織，經濟組織與生產技術，教育情況與宗教信仰，家庭制度與一般人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活動，認識了這社區的文化程度及社區性質，始能明瞭婦女為什麼有那樣的活動與生活，因為社會環境就是決定人的社

會地位的客觀條件。

研究農村婦女地位，同時還要分析婦女一生活動過程：

農村婦女的一生過程，可分為四大時代：（一）婚前做女時代，（二）婚後做少婦時代，（三）做母親時代，（四）做婆婆時代。這四個時代不能按婦女一定年齡而劃分，各省各地婚姻風俗不同，女子婚期遲早不一，盛行早婚的地方，女子做女的時代則縮短，如某地盛行早婚，十三四的女子即出嫁了，則該地婦女一生做女的時代不過十三四年，故此四個時代的劃分，當視本地風俗情形而定，婦女社會地位往往隨此四個時代更換變遷，做女兒的地位當然與做媳婦的地位不同，有子女的少婦與無子女的少婦的地位不同，做媳婦的與做婆婆的地位又不同，因為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關係，做女的時代有父母兄弟姊妹的關係，做媳婦的時代有夫婦翁姑妯娌姑叔的關係，要是有了子女又增加了母子關係，做婆婆的時代所有關係皆屬其下輩，聽其指揮，婦女的活動亦因其每一時代地位的不同而各異，明瞭婦女這一生過程，始能深刻的認識社會對於她們的影響，瞭解她們的問題與需要，切實的去改革社會環境，為她們謀真正的自由與解放。

做女時代的研究：我國傳統觀念重男輕女，父母對於子女的態度與待遇不同，自子女初生時即表現出來，研究女子做女時代的地位當先從當地生產禮俗始，觀察與調查當地對於生子與生女的禮俗儀式有無不同，有無殺女嬰的習慣，父母待遇子女如何不同，女兒在家庭日常的職務是什麼，何時開始擔負家庭職務，與其兄弟的比較如何，女兒的教育內容注重什麼，與其兄弟所受的有什麼分別，女兒

有空閒作自由遊戲否，她們作什麼遊戲，遊戲時候是否男女混合，何時才男女分別遊戲，她們的議婚，定婚，結婚期大約在何時，她們對於婚姻觀念如何，她們婚前有何準備，社會對於她們的態度如何，禮俗對於她們的行為有什麼禁忌制裁。以上是分析一個女子在家庭的活動與地位而言，然個人地位往往受隨家庭地位而異，故當注意貧窮階級女子與富有階級女子的活動與地位是否相同。由此種分析則可知農村社區環境如何影響女子人格的發展並發現農村女子的問題與需要了。

做少婦時代的研究：我國農村社會，大家庭制度仍盛行，女子結婚後，不獨有夫妻關係，且有婆媳姑嫂等關係。我國傳統思想對於夫妻關係的觀念為夫尊妻卑，夫妻關係，往往可從婚喪禮儀夫妻生活表現出來。從婚禮的儀式應探討其意義，對於男女結婚後的希望是什麼，夫對於妻與妻對於夫的權利義務是什麼，夫妻之間感情好惡的主要因素是什麼，夫妻感情融洽有何表現，夫妻感情破裂有何補救，家人隣里對於其妻子憎惡或說及妻子的過失時，丈夫對於妻的態度與待遇如何，妻有不貞有何待遇，夫有外遇如何處置，妻對夫與夫對妻的服喪風俗如何，社會的賢妻條件是什麼，夫妻不和現象是否普遍，夫妻不和的重要原因那是幾種，貧富階級的夫妻關係有無分別。按以上的分析，則可明瞭社會的男女關係，及婦女的社會地位。

在大家庭制度下，女子結婚後做人的妻同時也是人家的媳婦，婆媳關係在中國家庭中是一個嚴重問題，婦女的工作多限於家庭中，所以婆媳接觸特多，而她們行為習慣以及家庭背景都不同，衝突也最難免。婆媳關係可從家務分工方面表現出來，先

研究她們的日常生活職務，媳婦對於翁姑的態度及禮儀如何，翁姑對於媳婦的待遇有無規定，得丈夫寵愛的，婆婆對之如何，不得丈夫寵愛的，婆婆對之如何，社會對於好媳婦的條件是什麼，婆媳衝突現象普遍否，婆媳衝突重要原因是那幾種，媳婦不服從婆婆命令時，婆婆以何法對付，媳婦不願意服從命令而又欲避免正面衝突時，用何種手段應付，婆媳衝突發生於何種家庭較多，社會輿論對於婆媳衝突普通多責怪誰人，明瞭了婆媳的關係，不獨可認識一般少婦的生活，且可認識家庭的問題。

媳婦姑嫂等的關係本是平等的，然因利害衝突關係，媳婦姑嫂間衝突為我國家庭中常有的事，有時彼此外面和氣暗中衝突，媳婦姑嫂叔伯的和睦與否，有時足以影響家庭中其他的關係，能和睦姑嫂媳婦的婦女，有時而得寵愛於丈夫翁姑，家庭地位也因之得以提高，不能和睦姑嫂媳婦的婦女，往往是婆媳間夫妻間衝突的因子。分析此種關係，當先調查此類衝突是否普遍，衝突的主要原因是什麼，丈夫與翁姑對於此類衝突態度如何，解決辦法常用何種手段。能將此種複雜錯綜的關係分析清楚，則可以認識中國農村家庭的結構與問題了。

研究女子婚後的地位，除了分析其對於丈夫翁姑姑嫂叔伯種種關係的適應情形外，關於其日常活動亦常有詳細的調查，日常活動包括工作與娛樂兩方面，婚後少婦時代的工作與婚前少女時代的有何異同，少婦一日的工作日程應詳細描寫，其工作內容是否因氣候不同而異，農忙時與農閒時有何不同，娛樂方面包括各種自由活動，自由活動要在工作完畢有閒暇時才有的，農村少婦一日或一年之中有多少時候是她們的閒暇，閒暇時她們有什麼活

動，社會對於她們的自由活動，禮俗上有何限制，少婦的工作與娛樂分配是否隨婚後年長短而不同，貧富階級少婦的工作與娛樂分配如何不同，關於媳婦日常生活中行為限制或禁忌的禮教最重要的有那幾種。根據以上的綱目來分析事實，對於農村少婦的活動與地位，則有較深刻的認識，由認識始能談改革其生活，提高其地位。

做母親的時代的研究：我國傳統思想對於婚姻觀念，目的為傳宗繼祖，因之重視子孫，所以娶妻娶媳婦一定要能生育的，婦女的地位往往也因做了母親而提高，有子女的少婦與無子女的少婦的家庭地位有時因之而異，故當分別研究之。研究做母親時代的地位當從婦女妊娠期開始，丈夫對於有孕妻子與婆婆對於妊娠期間的媳婦的態度與待遇如何，與前比較是否改變，有孕婦對於家庭工作是否減少或減輕，婦女在妊娠期間，社會禮俗對於其活動有何禁忌或限制，孕婦對於生產觀念如何，作何準備，生產時的禮俗如何，多用人接生，生產後有休息否，養育子女時家庭事務的担負有變動否，婦女對於教育與管理子女有權否，丈夫與婆婆對她的態度是否因其有了子女而變遷，社會對於他的態度與待遇有改變否。由以上的分析，則可知婦女是否因有子女而地位提高了，關於她的其他生活主要部分，如工作與娛樂分配，工作內容等，當要留心觀察調查有無變異。因人生過程是繼續的，人的活動當然不能分段研究，應繼續的觀察其前一時代的活動在此時代有無變動。

做婆婆時代的研究：我國宗法家族制之大家庭中，三代同居五代同堂是常有的現象。有些婦女一方面還謹慎着做媳婦時，同時又做了婆婆，這般婦

女的生活與新婚少婦不同，與中年做母親的也不同，她們處在做媳婦又做婆婆的地位，常常要用雙重人格的手段來求得雙方的調適。在這種複雜關係中往往有以下幾種情形：（一）她是婆婆寵愛的媳婦，但她與她的媳婦感情極不能融洽，而婆婆却很歡喜她的孫媳婦，那麼，這時候她爲了取歡於婆婆不能好好的待遇她的媳婦，然而她實在不寵愛她的媳婦，所以她只好在婆婆面前，假裝愛這小媳婦，而背着婆婆時，則擺起婆婆架子給這媳婦爲難。（二）她與婆婆情感不好，時常衝突，同時婆婆非常寵愛她的孫媳婦，那麼，她則只有婆婆的名而失了做婆婆的實權。有時與小媳婦幾乎居於平等的地位，有時甚而婆婆特別加優於小媳婦而非難她。（三）她不爲婆婆寵愛，而她又歡喜她的媳婦，同時婆婆又不愛那孫媳婦，那麼，她往往將婆婆分派她的工作，都委派給小媳婦去做，婆婆壓迫她，她壓迫小媳婦，有時婆婆不准她這樣的作，分派她們工作，便互相分擔，在這種情形下，則她又只有婆婆的頭銜，而無婆婆的實權了。（四）她與媳婦感情很好，婆婆對於兩個媳婦都不歡喜，那麼，她們二人也許團結起來與婆婆爲難。由以上四種情形來看，作媳婦同時作婆婆的婦女地位，完全看其與婆婆的關係好惡而決定，有時只有婆婆的頭銜而無婆婆的實權，她們的家庭地位也不會因之而提高的，研究時應注重那一種情形爲最普遍。

婦女做了婆婆或太婆時，除了丈夫，無在其上的，所有其他家庭關係皆爲下屬，她們的活動與地位當然與前時代不同了。研究做婆婆的地位當從她們的家庭職務擔負方面來看。她們的工作與娛樂時間的比例如何，她們的工作是否有規定，工作內

容是什麼，對於家庭的生產與消費有權支配否，閒暇時作何種自由活動，行爲方面是否如前時代的一樣受社會禮俗裁制，她們的心情與態度有改變否，如何改變，當然，有些作了婆婆的仍有丈夫的管束，在這時代她的地位改變了，夫妻關係與生活是否與前不同，也值得注意的。婦女到了這個時代，多數是受人服侍而不服侍人，施教於人而少受人教訓，行爲有相當自由，於家庭事務有相當權力分配，有些婦女因前做媳婦時受盡種種壓迫，及她們做婆婆時則善用威權，以其婆婆施之於她者再施之於其媳婦，以爲洩氣，以爲報復，此種心理作用常是造成婆媳衝突的主要因素，所以研究作婆婆的婦女，當探求其個人歷史，尤其是她做媳婦時與她的婆婆的關係，因人的態度與行爲並非偶然的，都有其社會關係的根據，而社會關係又由社會制度所決定的，密切的婆媳關係在家庭制度下才存在着，而大家庭制度是農業社會的產物，所以由分析婆媳關係直接的可以認識婦女的生活，簡接的可以認識社會的結構。

總觀以上所述，爲謀婦女真正解放，爲改善農村生活，明瞭農村婦女地位是很重要的研究。要明瞭農村婦女地位，當然先要明瞭婦女所處的農村社區特質與文化程度。這些元素都是決定婦女地位的客觀條件。同時詳細分析婦女一生活動過程方法來研究農村婦女地位，可以明瞭農村婦女生活，認識她們的問題癥結所在。根據了研究的瞭解與認識來想辦法改善或改革，婦女的真正解放才有希望。

冬來了，春已不遠！黎明前，必有黑暗！

紀南屏女中校慶大會

陶國華
朱培娟

元旦的來臨，已够人興奮；再加上這天是我校的校慶日，全校師友更覺生氣蓬勃了。草地上那些小天使（小學部同學）都歡天喜地的跑着跳着，十足表現出了他們心靈上所感到的一切快樂。

大禮堂上佈置得那樣堂皇富麗，更夾着藝術的風味；使人一見便發生一種特別的情緒。這何嘗不是師生合作的勞績呢？

中學部各級的教室，爲了開成績展覽會，都佈置得各出心裁。初一年級的陳設絢爛奪目，這真是年輕，活潑的象徵，初二年級比較人數多，書法天才，也較別級多，牆壁四周滿掛着對聯及扇面。有顏體；有柳字，也有娟秀的趙字。初三年級經我們全級同學的努力，也覺得勉強可以過去。級刊特輯之一的校慶專號，自問更是三十餘顆虔誠之心所寄託。至於高一，跨進她們的教室，更有特別的風味，像一幅濃墨山水，不加一點文彩，却使人感到幽靜舒適；只要你在裏面多留一會，便會把你的煩惱一起丟完，似乎世上祇有這幽靜的所在。講到高二，一進門就可以注意到教室中央的一座未完成的中國立體地勢圖，這是完全用馬糞紙一層層粘糊雕琢成的；在這上面我們可很明白的看出抗戰守土的形勢及失敗的原因，這真是一張應時而實用的地圖。

上午九時，鐘聲響了，各級同學都排着隊肅靜的走進禮堂入座，司儀叫着全體肅立，唱校歌，靜默，接着便是校長的演說及報告。校長先生除了報告創辦的經過外，更說明所以創校的目的。同時也懷着新的希望；像希望擴大校舍等等。她的目的是在於使校中每一個細胞能很舒適的生長；一些不受委屈的發展他的本性，以造就國家所需要的有用的人才。

粵北大捷與美日商約

新

(一) 粵北大捷的意義

日本準備了二個多月的「耶誕新攻勢」，經華軍兩晝夜的劇戰，已全部崩潰，造成了華方的新年粵北大捷。日軍此次進攻，由廣州出發，以韶關為據點，分三路北犯，中路由從化進攻，左翼由龍門出發，中路則沿粵漢路推進。華軍以退為進，先在粵漢路兩側移退，引日軍深入，及至日軍抵達韶關東南部之翁源，則大舉反攻，經四十八小時之惡戰，日軍全部潰退，遺屍萬餘具，損毀坦克車百餘輛。截至記者屬筆時，華軍已克復英德翁源，前鋒迫追殘日，向連江從化挺進。這是多使人興奮的捷報，尤其在這歲序更新的年首，華軍以大捷禮物，贈給每一個中國人，中國人當如何感戴他們的領袖和他們在前線的將士，並於感戴之餘，益堅定他們對於領袖和將士的信仰，與愛護。中國距離最後勝利之期，的確已不遠了。

我們知道，日本這次不惜以長時期的準備，調動各線士兵，參加「耶誕新攻勢」，實有非常深長的意義。第一，他希望憑藉這次進攻，分散華軍在南甯方面的包圍勢力，並俟有機可乘之時，進窺龍州和桂越交界的鎮南關，截斷中國從越南方面的交通幹線，使中國的物資和軍械，不得源源而入。第二，他希望此次進攻，得能順遂，由廣州而韶關，而衡陽，與江口方面的日軍，取得聯絡，貫通粵漢路，控制中國自北而南的交通幹線。第三，他希望在新年時候，完成一次新的軍事佔領，庶幾對其本國人民，有了報銷，並有了報銷之後，作更進一步的剝削與榨取；尤其這最後一點，關係日本的命運最大。日本自從發動侵華戰爭以來，迄今二年又半，一切均由軍部獨斷獨行，始終未曾取得人民的擁護。戰爭剛發動時，一因平日準備較足，二因戰爭在中國領土內進行，三因軍事進行順利，一般人民，尚不感覺戰爭痛苦，即感覺之，亦因激發盲目的愛國心，而不敢非議。但經二年半的期間後，國內的一點準備，漸趨完罄，惡性的通貨膨脹，公然施行，日用品必需品的價目，陡然高漲，同時外交形勢，亦日趨惡劣，德國遺棄之於前，美國制裁之於

後，蘇聯始終與之冷淡敷衍，凡此種種，皆由侵略一事造成之，但此侵略事件，非獨無速解決之望，反歷時愈久，解決愈無希望。於是軍心渙散，民情騷動，日本整個國家，陷於恐怖與無力自拔的狀態。及至最近，不得不以阿部內閣為對象，而稍洩其抑鬱與怨憤。日本軍部本想，乘此粵北進攻，稍得勝利，以稍慰藉其國人。然而中國軍事當局對此進攻的答覆，則為悉心包圍，殲狄萬餘，日本人於怨痛之餘，更得此前線噩耗，自然更為惴惴不安，而自覺其末日將至。我們一想到這一點，就覺這次粵北大捷不僅是軍事上的一個勝利，而且是心理上與民氣上的一個勝利。日本的民氣，經此痛擊，必更為沮喪，更為消沉，日本的軍心，經此痛擊，必更為渙散，而無力繼續作戰的勇氣。我們知道，二國交兵，精神上的勝利，更重於物質上的勝利，這次中國軍隊的粵北大捷，不僅在物質方面，殺狄累萬，而且在精神方面，使狄人無法自振，中國領袖向主以攻心之術，戰勝日本，現在他確已做到攻破每一個日本士兵和每一個日本人民的心防了。

再就中國方面來說，這次粵北大捷的意義，更大於過去魯南，晉南，湘北，隨襄諸大捷。我們說過，這次日本進攻粵北，本想在同時期內，分散華軍在桂南方面的包圍，換言之，即想用聲東擊西的故智，使華軍多方受其牽制，不能應付裕如，而受其個別擊破。我們不能諱言，華軍於過去時候作戰，確有許多次數，中了他們這個惡計，然而這次却大不相同，非獨南甯之圍，不因日軍的進攻粵北而分散，反而在同時期內，又在晉東南，豫南，豫北，皖南，贛北，湖北，鄂中，綏北，蘇北各線，協同反攻，使其不能首尾兼顧，已是中國軍略上非常重要的一個轉變，這轉變所表示的，是中國經過二年半的整軍與訓練，各線均已配備整齊，故能於同時期內，聽受主帥指揮，機動作戰。主帥之策動各軍，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手，手之使指，充分表示出有機性與協調性。須知日軍之佔領中國土地，只靠幾條交通幹線，與若干交通工具，故遇某處有反攻時，即調他處駐兵增援，而同時又用飛機的觀察，察知某線華軍較弱，即用迅速方法，調集駐軍，突然襲擊，因而他能用

少數軍隊，佔到中國廣大面積。現在中國軍隊配備，從部份言，各線已極整齊，進則可以攻，退則可以守；從整體方面言，因機構靈活，指揮神速，可於同時期內，全線機動，致各線日軍於死命。就因這緣故，所以華軍在桂南的包圍，非獨不因日軍的進攻粵北而分散，且因粵北的發動反攻，而加緊包圍。從此日軍不能以少數軍隊，控制戰局，只要中國準備就緒，發動總反攻，日軍就非全部崩潰不可。我們頗不願多事預言，就而我們很相信南甯方面的捷報，以及其他各線的捷報，不久就可傳到每一個中國人的耳中了。不知失敗主義者的×××等，聽到這一次一次的華軍捷報，將何以自圓其投降謬論？不過他們或許正以此沾沾自喜，因為他們承認，他們的投降插曲，根本需要中國抗戰有辦法，方能繼續演下去。其居心之毒，可謂甚矣。

(二) 美日商約的前途

一九四〇年一月的來臨，對於日本是一個重要關頭，這是因為日美商約在此月中滿期，美國對日的態度將由容忍而轉為制裁。日本努力打開日美外交關係的僵局，已費下了幾個月的功夫，但始終沒有獲得預期的結果。現在商約的難關却正臨頭了。商約作廢以後，新約能否續訂，商務能否繼續，以及對日制裁是否實現，都將在這個月內見其端倪。日人既已無法施其技，從這個月起，日美關係就將由美國站在主動地位。換句話說，就是美國對日本究竟是予以寬恕，抑或加以制裁，都須看國會的態度和當局的政策如何，日本是已沒有力量去影響或改變其決定的。

因此，在目前日美關係上，日方的任何姿態都已不值得重視，值得重視的祇有美國方面的舉動，——美國的決定纔是判定全局命運的。那麼，美國底動向如何呢？這從最近的消息中，已不難窺知一二。就是，美國國會在三日開會，討論外交政策時，關於對日問題，將有周詳的考慮，以決定對日是否制裁。這就可以看出，今後美國對日，已不是什麼廢約續約的問題，而是制裁不制裁的問題，這比較廢止商約顯然已是進一步了。目前雖未到實施

時期，但心理上却早有這種轉變，輿論及議員底態度即是一個明證。所以我們可以說，今天美國對日的態度，其動向是趨於制裁，而不是趨於妥協；同時美國對日的情緒，其動向也是趨於激昂，而不是趨於緩和的。

至於此項動向，其進展將達如何程度，在目前尚難預斷，可是制裁日人的主張，在美國已逐漸抬頭，是很顯明的事實。在日本努力緩和美國情緒中，美國的輿論反日趨激昂，確是有着深刻意義的。這充分顯示，美國人的視聽已不再受日人的蒙蔽，美國人的心理已不再受日人的淆惑，美國對日的憤懣以及反侵略的正義感，如今是漸漸表面化而有促成對日制裁之勢了。如說過去美國對日的情緒是介乎容忍與制裁之間，則今日的情緒至少是已稍偏向於制裁方面。這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第一，美國各私人團體，在史汀遜為會長的「反對助日侵略會」領導之下，業已開始作反對日本政策的活動；第二，畢德曼制裁方案，在本屆國會重開中，即將提付討論，各方對此案均加擁護；第三，主張與日通商最烈的孤立派，如參議員波拉及范登堡等，在國會中的勢力遠遜於畢德曼等；美國各地報紙，在此國會重開之際，已紛紛發表有力的言論，主張於商約滿期後對日實施制裁。從這種種看來，畢德曼對日禁運大原料案，在本屆國會中通過，並即由政府付諸施行，確是有可能的。我們說美國對日的動向已趨於制裁方面，應非過當之言。

美政府過去對外交常保持着英明果斷之風，如毅然宣告廢止美日商約即其一端。今後政府由於輿論的督促，國會的決議，而採行一種制裁性的對日政策，在事實上是會有困難的。從近日美政府的沉默態度看來，似乎已有成竹在胸，其決非因循苟且，很可斷言。制裁的方式與手段如何，現在自難貿然預測，但結果總將不出於某一種或數種的限制吧。這無論是加於軍火供給上，或原料輸出上，對於日本都會發生嚴重影響的。日人也許仍想竭力挽救這危局，但我們相信美國人將會守住他們自己的立場；因為，正如華盛頓「時事新聞」所說，「美國之主要敵人為日本」，美國今後在處理日本問題與遠東問題時，必然是不會忘記這句話與這個教訓的了。

現階段知識婦女應有的認識

杜隆元

戰建國的唯一任務。

甚麼是婦女問題？似乎不能用簡單的語句來解答。首先我們應當分析目前婦女的狀況，然後才能談到問題。我國目前婦女，大概可以分左列四類。

一
自「七七」事變發生以後，掀起了抗戰的高潮。震醒了東亞的睡獅——中國。我四萬萬五千萬中華民族人民，決不容再行苟且偷生的生活了。「八一三」戰事繼起，更奠定了我們全面抗戰的方針，堅定了我們全民抗戰的意志。所謂「全民」，當然是包括我四萬萬五千萬的中華民國，所謂「全面」當然也是指整個中華民國的國土。換句話說，他們進攻中國，人無論男女老幼地無分南北東西都有努力的義務。假使全國民衆都有這種認識，那末賣國呀，抗征呀，避兵役等情形，就不會發生，抗戰的前途，當然無阻了。可是現在呢，賣國的，做順民的，仍然有，並且還有許多不知不覺的同胞，過着依然故我的生活，對於兩年半的血戰，他們還莫明其妙！這不是抗戰過程裏的障礙麼？欲掃去這個障礙，責任究應誰負？知識份子們！這個喚起民族的責任，我們能辭其咎嗎？那些不知不覺的同胞，男子固然不少，但佔多數的是女子。在分工合作原則之下，喚起佔大多數不知不覺的女同胞的責任，無疑的是在知識婦女肩負。所以知識婦女對於全民抗戰應負的責任，是有那麼的重且大呀！

二

我們現在抗戰的目的，爲的是要建國，所以才抗戰。抗戰是要全民的力量，所以建國也是要全民的力量。說到全民力量，就離不開婦女力量，若婦女問題不解決，婦女的力量是無法可以發展的。所以解決婦女問題，便是抗

戰建國的唯一任務。

（一）不知不覺過着非人類生活的婦女 她們雖是圓顙方趾，能吃能喝，可是她們受着重重的壓迫，過着非人類的生活而不自知。她們只自怨命苦，不該做「女人」。對於所處的環境，只是接受，從來不知反抗。有時感覺到痛苦，不過自恨前世作多了惡！痛苦是她受的處罰。所以吃的，只求有飽，不管是腐臭還是鮮美。更不知「營養」是會甚麼事。住的只求能避風雨，那管是鴛衣百結。有的終身只着過一套新衣，或竟終身未着新衣者，那知世界上有所謂紗羅綢緞棉毛麻織品，更不知世界上有甚麼時裝！她們所見，只不過是村農嘆貧苦，或村婦鬧油鹽，她們常常說：「不見秀才騎馬過，只見猴子爬樹頭；日裏聽見鳥鴉叫，晚上聽到山水流；不見乾魚伴餐飯，只見糟粕和芋頭。」她們的生活如此，所見所聞，也不過如此。她們那知道世界上有優美的音樂和電氣的發明，雖然生在廿世紀的時代，但實在過着十五世紀以前的生活。她們那裏知道有國家？怎樣知道有民族？她們知道的只是一「神權」和「命運」。所以對於一切困難痛苦只有逆來順受；或者求神請救。她們知識如此，怎能叫她們對於抗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呢？怎能希望她勸夫從軍，送子當兵呢？

（二）半知半覺過着半人類生活的婦女 這些半知半覺的女同胞，知識似乎比那些大多數不知不覺的婦女要高一點，生活也要比她們優裕一點。她們對於自己的環境，略有相當的認識，有時也希望衝破環境。但是因爲經濟不能獨立，生活受人支配，只得忍氣吞聲，受着統治者的壓迫，過着半人類

的生活。她們的聰明能力，都被「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束縛得無從發展！終身只能做個刀下俎肉兒罷了！她們的唯一希望，便是夫榮子貴，因此可沾一點餘潤。至於「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和她們是毫無關係的！她們的思想，脫不了宗法社會的，她們的行動，離不了傳統的家庭，她們的時間，只是埋沒在廚房或田裏。她們的自由已被層層的禮教剝削。生活在如此情形之中的女人，欲求她們對於抗戰建國盡一點力量，可能麼？「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這兩句話，能在她們裏面發生效力麼？叫她們不做順民，行麼？要解決上面說的諸問題，是否先應解決婦女問題？所以婦女問題，對於抗戰建國的關係，是多麼的密切呀！

（三）知而不覺的婦女 知而不覺的婦女，大多數是知識婦女了，她們能把握住時機；也追上了時代。有相當的知識，有獨立的能力。但是受不了風霜，耐不了勞苦。只是醉心「享樂的生活」甘心受着玩弄，願意做寄生蟲，她們所受的教育，所獲的知識，無非為達到「享樂者」的地步。她們的工作，是抹粉塗脂，是電影麻雀。時裝店跳舞場，便是她們的出入場所。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不過是她們隨便談的口號，從不會在她們當中發生效果，或唱唱高調，評論當局不徹底，飽私囊，因此可以掩護她們的分毫不拔。唉！如這類的婦女，怎能叫她們以身作則，為民前鋒。她們又和那不知不覺和半知半覺的婦女，有怎麼不同呢？

（四）先知先覺的婦女 婦女界當中的領袖人物，便是先知先覺的婦女了。她們對於世界的潮流，社會的變遷，歷史的演進，和婦女們的痛苦等問題，沒有不深切的了解。她們願意敲起晨鐘，警覺世間人類。為婦女界抱不平，為婦女們求解脫。但卒因人少事煩，而終陷婦女工作於不能發展之途！

由上面的分析看來，我們就可以知道甚麼是婦女問題了。那些過着非人類生活而不自知的婦女們，應如何喚醒她們，叫她們知道追求着過人類的生呢？那些過着半人類生活的婦女，應如何教她們經濟獨立？怎能超出宗法社會的思想？怎能恢復她們的自由？怎樣去發展她們的聰明才力？怎能叫她們走出廚房？那些醉生夢死的享樂婦女，怎能叫她們覺悟呢？怎能發動她們的抗戰建國的力量呢？先知先覺的婦女們，怎能有量的增加呢？她們工作的效能，怎能有特殊的增進呢？諸如此類，都是婦女問題！若這些問題不能解

決，那末，全民抗戰，勢必成為半民抗戰了！所以要全民參加抗戰建國的工作，非解決婦女問題不可！

三

知識婦女同胞們，我們不幸的，不，我們是最幸的生在這個抗戰建國的大時代中，我們就應負起這個大時代的使命來。在中國四千餘年專制下的民衆，受盡了專制的毒害，尤其是婦女們，到了現在，還是超不脫宗法社會的裁判。雖然中國國民黨綱已明白規定了男女在教育上，法律上，經濟上，政治上，是絕對平等。但是事實告訴我們，婦女雖有參政權，能參政或已參政的婦女有多少？婦女確有遺產權，得着了遺產的婦女有多少？女子教育雖較前有進步，但男女受教育的比例數，又是怎樣？這不是國家不給婦女們機會，因為專制的遺毒太深，重男輕女的習慣，沒有革除，所以溺嬰，蓄婢，鬻妻，納妾，童養媳等等問題，仍然是層出不窮。我們整個的中華民族，若不努力求生，那便是死，而我們女同胞，更成為奴隸的奴隸了！知識的婦女同胞，在這物競天擇的時代裏，我們應為民族求解放，應為婦女爭生存。況且正當這抗戰建國的時期，國家在需要我們國民的力量。這正是我們報效國家的時機。若在這個困苦艱難的時期，仍然不能覺悟，不為婦女打算，既不為國家流血，又不替國家流汗，那末，將來抗戰勝利，新中華民國的幸福，有資格來享受嗎？知識的女同胞！那些不知不覺過着非人類生活的婦女，不知有千萬，半知半覺過着半人類生活的婦女，也不在少數。她們正在伸着手懇切的渴望我們救她們出水火，國家也正在那裏高聲疾呼着，要我們集中力量。婦女問題，到底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只有自己能解決自己的問題。婦女們的痛苦，只有婦女們才能有深切的瞭解，國家既給了我們的機會，又給了我們的園地，我們便應該把握這個機會，努力的耕種這塊園地。務必要把二萬萬二千五百萬婦女的力量集中起來！知識界的婦女們！大時代的婦女們，機會到了，抗戰建國的目標，要認清楚了。決不容許我們猶豫，也不能讓我們退却，我們只有負着這大時代的使命，猛速的向前衝！各盡各的力量，向前邁進，不怕艱難！這是我們的機會，也是我們的責任。

上海近郊的農村婦女

阿妹

上海市農村包括漕涇楊思法華體橋彭浦江灣吳淞塘橋高行殷行浦涇陸行真如十三區；但應該加上和外縣接壤的幾個毗連區域，如大場羅店七寶和嘉定南匯縣的一部份，這些地方名義上屬於外縣管轄，實際上却和上海市有著密切不可分的聯繫。根據民國二十年社會局的調查，上海市農村人口總數是廿六萬餘人；如果把外縣所屬的一部份毗連區域也計算在內，那末上海近郊農村的婦女，其總數至少在二十萬人以上；在這二十多萬的農村姊妹中，絕大多數是從事於農業勞動。在距離都市十里以內的鄉村中，有一部份青年婦女是參加新式產業工廠（如紡織廠，絲廠，捲烟廠等）工作的；戰前是早出晚歸，做了十二小時工作後，還要跑上五里至十里的路程，戰後因環境特殊，進出在路上有許多不便，所以大多都留在上海或者居住在各廠的宿舍裏，每隔二三星期回家一次；關於這些姊妹的日常生活情形，因不在本篇範圍，所以從略。

每個農婦的身體，看上去雖然又瘦又黑，但是却都很結實健康的，這是經過長年的暴日炙晒，濃霜重壓，寒風摧打下，才鍛鍊成這樣一個富於勞作，精於農事的健全體格；三十歲以下都是短髮大腳，有許多中年婦女已經纏過了的小腳，也因為長久勞動的緣故，而逐漸變成了畸形的放大；因為貧窮，她們都買不起任何的首飾，胭脂花粉之類的裝飾品，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便認這是妖豔的東西，所以

每個人是從來沒有把錢，和功夫花費在這些東西上面的！她們是樸素和節儉的。

上海農村的農產物以棉花麥類為大宗，其主要原因不外是：一、供應上海中外各紡織廠和麵粉廠的需要，二、自帝國主義勢力侵入農村之後，農民生活漸趨貧困，種植糧作物之類需要較大的資本，如耕牛，水車，犁耙等，而農民則普遍缺乏這些東西，（距離都市較近的農村，蔬菜和花卉的種植也很普遍。）

在農業生產中，婦女佔著很重要的地位，自六七歲的女孩子到滿頭白髮的老太婆，都要負擔各種輕重不同的工作；每年當立春一過，就是棉花下種之日，也就是農忙季節的開始，年青的農婦要跟男子在一起，共同做下到幾種主要的工作，一、耙鬆土地：——因為沒有牛來耕地，就得用鐵耙，一耙一耙的翻鬆土地，是一種沉重的吃力的操作。二、鋤草——一次棉花的收穫，至少得鋤去六七次叢生的野草，這次工作表面上看來很簡單省力，實際上時間一長，就會使人眼花頭暈，腰骨酸痛的。三、在收穫時的摘花和拔花桿——同樣是一種使人腰酸和不耐煩的工作。

每年自舊曆三月到八月，這個農忙季節，農村婦女每天平均要在田裏做十二小時以上的工作，在炎熱的夏天，晝長夜短從東方一點魚肚白，冒著濃重的露水忙起，要忙到太陽鑽進地平綫為止，她們

整天勞動，連吃飯的功夫都沒有。

上海農村中土地集中，和土地缺乏的程度也很嚴重，大部份土地均握在少數地主手中，而廣大的貧農却鬧著嚴重的「土地飢荒」，一般講來，佔有土地五畝以下的貧農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從五畝到十五畝的自耕農，為數亦很普遍，（佔百分之四十——四十五）因此佔有土地五十畝到一百畝的，平均一百戶中只有二三家左右。如果只有夫妻二口子，那末種五畝左右的田地是够開銷了，而事實上每個家庭都有父母，下有兒女的，根據社會局民國二十年的統計，上海市農村，平均每家庭農戶的人口是四個半人以上，所以上海農村中半數以上的農戶，為要維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就非要向外租進一倍以上的土地不可。上面已經講過，佔有五十畝到一百畝土地每百戶中只有二三家，這些地主富農大多都親自種田十畝到廿畝，（表面上就其經營土地的數量看，也是一個自耕農）。餘者土地即使全部出租，也不够分配，真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為要解決這「土地飢荒」的嚴重問題，廣大的貧農為要維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不得不開闢新的解決生活的途徑，上海農村副業的特別發達，其原因就在這裏。

每年秋冬兩季，農業生產比較相對的空暇，這時期的農產物以大麥小麥和旱豆為最普遍，而這些產物所需要的勞動量比棉花和稻作物要少得多；在上海農村貧農的日常生活中向來有一個這樣的定律：「當空閑的時候，也就是饑餓的時候」，尤其是正二三月更被一般人認為是「難過的三春」，那時候正當青黃不接，貧窮的農夫大多數靠販買過日（

新年

景宋

新年的前兩天，星期六，是冰冷的天氣。櫻妹，榆妹，乘着新年的假期，從天津回到北平，和她的姊姊，霞的好友玉蘭相聚。

往常每星期六，在學校請准給假之後，霞總歡喜到玉蘭家裏廝聚一天，她們過去在天津做了四年的要好朋友，現在雖然一個學了醫，一個轉入文科，但這並不能夠阻隔她們的友情，而何況今天聽說她的妹妹們也要回來呢，自然更早的一下了課就跑到她家了。

知己的朋友，有似至親手足一般關切，在聽到櫻妹略有喉疾，還沒有十分痊好之後，霞連忙自告奮勇像親姊姊一樣急忙忙給她上喉藥，卻沒有留心到是什麼樣的喉疾。

三十一日大除夕晚飯之後，學校開了一個師生同樂會，最愛趕熱鬧玩耍的霞，是不肯放過的，隨着大夥兒聽故事，猜謎語，摸彩，直到最後放煙火，還是一樣興高彩烈，雖則這時喉嚨一陣陣作痛，還是不在意，因為她的喉嚨時常會這樣的。

元旦這一天，照樣跑到玉蘭的家裏，和她們歡聚。但是喉嚨的痛楚愈來愈厲害，還似乎有些微的熱度。坐在火爐旁邊，近火這邊是暖的，另外一面就好像靠在冰窖一樣，不過仗着一向身體還結實，以為喉痛是沒甚要緊的，毫不在意。

一面教學一面讀書，度着苦學生生活的霞，是沒有很豐足的醫藥費的，以為無關大體的喉症，接受了玉蘭的建議，第二天跑到醫學校去就診了。據說是扁桃腺炎，問醫生要不要住院，他說：「住也可以，不住也可以，現在這裏沒有空房間。」既然

沒什麼要緊，就依照玉蘭的邀請，還是回到她家裏休養了。這是玉蘭的好意，想不到會有什麼意外，更不會想到那位醫生的話不盡確當。

剛剛從南方到北平讀書，一切生活習慣還沒有走上軌道，正需要霞時常照應的表姊婉嬪，和在大學讀書差半年就要畢業的她的兄弟輝，奇怪霞為什麼這些天不去看他們，他似乎正在走入人生第一步的幻境，像小孩東奔西走地去撲蝴蝶，連自己將要跌倒也沒留意到似地在追尋她。便在和婉嬪一同到了玉蘭家裏，相見之下，曉得霞病倒了，他像熱鍋上的螞蟻，焦燥到了不得的樣子，苦到有口難言。

元旦後第四天，他來看了她三次，最後的一次，帶來了西藏青稞，說是醫喉症的，一半自用，一半分贈給霞，而且報告了他也覺着喉痛。

喉症在沈重起來，昏迷到坐在黃包車上也一任圍巾連整個頭都包起來，不願意多看路上的景色一眼，巡邏車子一抖一歪地拖到醫學校去診治那被判定的扁桃腺炎。

似乎是在病後的第五六天早上，由昏迷而入到彌留的狀態，霞自己覺得很不舒服，下意識地想到會死，又想到死了也沒什麼，不過活了這些年，光是讀書，享受，沒有替社會盡絲毫義務，覺得死了也慚愧，這簡單幼稚的心潮起伏，一瞬間又模糊了。

感謝玉蘭父親的好意，介紹他的朋友義務診治，改服中藥，然而病更覺得狼狽了，終於在病了一星期之後，請到外國醫生，這纔判明是可怕的猩紅熱病。

如販菜，販柴，販竹等等）。農村婦女也從事各種副業，來負擔家庭的生計，彌補其收入的不足；她們除了田裏工作外，還要做各種各樣的手工藝，其主要的：織布，鉤子手套，花邊，刺綉，養蠶，等。從事織布的以××××等地為最普遍，她們自備布機，所有的原料都不是自己紡的而是外國產的洋紗（戰後改用日本洋紗）。經過當地的土商，運銷上海等地，在這個中間當然存在著很高的掙取律，（比如織成一匹布，當交給土商的時候，議定其價格為五元五角，於是該土商就只付五角錢現金，其餘五元錢就以洋紗的形式交給她們去再生產。）從事鉤子手套和花邊之類的以××××區為最多，該項生產品運銷外洋，也經過當地的土商收發；民國廿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中美日報對於是項副業有較詳的說明「該業創始於民國十七年，——追至前年各國來滬定貨頻繁，該業乃漸昌盛，因此全滬迄今已增至百餘家，運銷外洋，……統計藉此生活之全部女工，現約四五萬人，近郊農村婦女多於農事之暇，以此作為副業。」此外如養蠶（主要的養豬，雞，鴨等）刺繡等各區從事的農婦為數也很多。

由於封建勢力相對的薄弱，和農婦在生產上地位的重要，因此形成上海農婦在家庭中和社會上的地位的相對的「平等」。

上海農婦整天勞動整天忙碌，所得到的物質待遇怎樣呢？尤其是抗戰第二階段的今天，某方為達到其「以戰養戰」的目的而加緊地向上海市民（包括農民）實行經濟進攻的時候，上海農婦的日常生活究竟怎樣呢？米價高漲，（平均比都市價格低三四元一石）使她們過著半飢半飽的生活，二粥一飯，

待到一明瞭了病原，就像失去了鑰匙的鎖，驟然配中了鑰匙一樣，病就迎刃而解，日有起色了。雖然經過了開刀，把那幾乎和頭一樣大的頸部，從中取出了足夠佈滿了醫生帶來的銀色腰形盤的膿液。

人一點點復蘇，和社會事物逐漸發生興趣之後，想到了來看過她病的輝和婉嬪。向玉蘭探詢，這纔聽說他們也病了，而且快好了。

大病之後的人，就好像元氣充滿的小孩，滿懷高興；又像大有生機的樹木，欣欣向榮；霞這時正如此地在日見痊好的過程中，默默體會到輝們的好意，計畫着待到可以走動的時候向他們表示謝忱。

每逢談起輝們，玉蘭就支吾開，不說『他們好了。』就說：『等你全好了再去見他們。』但是又總不讓她去看他們。從國歷新年到過了舊歷新年了，還是如此。

元宵過了，是舊歷的正月十九，正在用晚飯快完了，不知怎的又談到輝們，榆妹忽然說：『輝沒有了！』這一聲霹靂，使霞禁不住失聲而號，再追問情由，纔曉得他染了霞一樣的病，就在一月七日的夜裏沒有了。這一位熱情，任俠，豪爽，廉潔，聰明，好學，祇差半年就要畢業的輝，與世長辭了！剛剛走到人生旅途的頭一步，就突然地倒下了，能不痛傷嗎？霞一直沒有知道自己患的是猩紅熱，因為醫生一直就沒有警告過她，她因此更不知道要迴避見人，可是就爲了這緣故，輝們來探病而傳染著了，她內心上的悲憤，自然不需解釋的了。悲痛之中，首先想到她要去弔祭死去了的輝，更要去慰問剛從北平來不到半年忽然死了兄弟四無依靠的婉嬪。

跑到婉嬪的宿舍，她搬走了，連地址一時也無從知道。再多方設法探到輝停柩的地方，見到了幾個寫在棺木上的名字，證實了他的確逝去，此外就祇聽到天井邊的烏鴉，呀……呀……地叫個不停，和霞的哭聲相和。

霞的體質還未全好，就聽到了這樣的惡耗，抱着難以名言的悲痛回到學校。但是，同學們見了她就隱隱避開，到處傳播着不利於她的流言，最初是說輝的死是她害的，更一變再變，把流言渲染成不堪描寫的事實，來中傷一個毫無援助，難以反駁，和新病初愈的霞，那毒矢，集中射擊到霞的身上，使她憤怒，自振，反抗，堅決起來。

到了第十八年紀念的今天，也許輝的家裏都早已忘記了他罷，然而每到此時此際，霞的愴痛，就像那患骨節痠痛者的遇到節氣一樣，自然會敏感到記憶到的，因為它曾經摧毀了一個處女純淨的心，永遠沒有蘇轉。

名畫義賣的參加者

編者先生：頃閱 貴刊三卷九期「可貴的贊助」與「名畫義賣」，不勝感奮！惜 貴刊未將名畫義賣，致不克先親爲憾！茲已承 貴社執事特許，將已裝裝之「雨後湖山清更麗」一幅見示，水色山光，烟雲滿紙，誠令人愛不忍釋。決願出代價二百元，參加義賣。如能奪得錦標，自當懸之精室，庶不致褻辱 蔡女士之名畫。用特函達，希即日賜復，綺當備款以待！金綺慶啓

編者按：名畫義賣，擬至一月卅一日截止。本刊四卷四期（二十九年二月十日出版）當可發表結果。

而且在飯和粥裏面滲進三分之二的大麥，飯瓜，（即南瓜）大草（即草籽或草豆）旱豆，山芋等之類的雜糧，在「三春」的時節，她們是時常吃兩頓薄粥或甚至斷炊的。穿的方面在夏天她們都赤膊，只是在胸口前繫縛一塊肚兜就算了，在頭上戴了一塊白布蔽太陽，所以皮膚大多被太陽炙晒成了紫銅色；冬天，有許多姊妹到現在還是穿著破爛的前年難民所發給的棉衣。她們的棉衣在春秋二季，是把棉花抽掉改作夾衣穿的；有些經濟狀況比較好的姊妹，大多把自製的土布省下來，裁一套新的；住的方面，經過這次戰爭，房屋的破壞平均要佔十分之九，因此，戰後一間低小的平房內也要共同居住二三家戶口，有一半的新房屋是回鄉後新建的，在××一帶搭草棚居住的爲數亦不少。在上海農村中走路也會碰到許多困難，在一九三八年冬季以前，某方的非理行爲時有所聞，現在雖然比較好些，但是這種可怕的印象對於每個農婦的刺戟實在太深了，因此恐怖的心理是永遠不會消滅的；同時打一張「市民證」或「通行證」並非易事，往往二三十里的路途，要跑上十多次方才能拿到手。

作者因爲從小生長在上海農村，所以對於這方面的行情也比較熟悉些，上面所寫的也比較具體，正因爲這一點，所以好像有點兒近於煩瑣。在過去，上海都市中許多熱心於婦運者，老實說，一向對於這廿餘萬的農村婦女很忽視，甚至因爲她們比較落後，而看不起她們，這種成見近來雖然漸漸減少，然而還是固執地存在著，可是客觀事實的發展，却逼迫我們不得不對這一連串的新問題，加以嚴重地注意起來，而且是刻不容緩的亟待解決。

鄰邦的新年

◎鼠子當年

那一年似乎是子年，各大公司，各書店，都充滿了老鼠的賀年片，老鼠本來是最討人厭的，尤其是我們鄰近的老鼠，更跋扈得驚人，櫃子裏面的食物，沒有一樣不有它侵略的痕跡，就連一雙皮鞋，也經它啃噬得體無完膚，不可能再穿。一方面我不得不把物件慎重收藏，一方面我真是恨極了它！但一經藝術家把它搬上賀片，用藝術的手腕，設計，渲染，便反覺得它可愛起來。當然這所謂可愛，祇限於賀年片上的老鼠。現實的教訓，再也磨滅不掉我對它的仇恨的！客居異國的我，雖然並無過年的興趣，也竟買了幾張，寄與國內的友人；並也分一張給房東太太，這是我唯一的國際應酬，在那一年。

鐵懷

太就跪在那裏，很殷勤的拿出一壺酒，三只大小不同的酒杯，邊斟邊敬的要我喝酒，我就與她對跪著喝了一杯最小的，接著她要我喝中杯，接著她又要我喝大的一杯，我也祇好連飲三杯，幸而杯子是很小的，酒味是甜膩的，還不算「啞子吃黃蓮」，而且也沒有醉。而她們那種「得步進步」的國民心理，却連小事情上也無可掩飾地令人領教到了！回來告訴老早在那邊留學的前輩，才知道這原來是屠蘇酒，是抄襲了中國的老名稱，老習慣，我們是早已不用了的。

此外他們也吃赤豆年糕湯，這很簡便，我們也如法泡製了一場。

◎手巾拜年

有幾家經常交易的米店，蔬菜店，洗衣店，居然也來拜起異國主顧的年來，他們的賀年禮，是白底藍花或藍底白花的印花細布手巾，倒是怪切實用的，我到現在還保存著呢？日本人家用毛巾的算是講究的，通常就用這些細布手巾。在店家，印上了圖案，店名，地址，除了拜年，還富有廣告的作用。戰爭以來聽說他們極力從事節約，連包肉包魚的紙頭也廢除了去充作對華的「親善費」，不知這送手巾的俗套，還繼續不會？

◎新年小景

從除夕起，家家門前，均安放著蒼松柏的盆景；門楣上還掛了掃帚似的東西，又綴了一串串的白紙，這在中國，真好像是清明時節的紙錢。而他們

每逢節日，都非掛這白紙串不可，不知是什麼用意？



門前掛的白紙串

寺院式而又是公國式的明治神宮，這一天是熱鬧異常，因為他們的國力，自明治維新以後，才轉弱為強，所以每逢節日，都得去頂禮膜拜，皇宮外面，也有許多忠誠婦孺，望國門而跪拜。這不過是聽說，我可沒有親眼看見。而他們的奉國王為天神，則是千萬萬確的事實。教我們的日語老師這樣說：「我們的天皇，不是人，而是神，」怪不得他們的軍閥官僚，常以神禮相待，至於家國大事，他們倒似乎不忍去勞他的心似的。此之謂「敬而不親」，我想。

◎餘話

他們的過年，沒有中國人那樣多化錢，也沒有中國那樣繁文縟節。經濟，是他們普遍的一貫的原則和主張，過年也不能例外。

很少幾個偏僻的鄉村，過年還沿著陰歷，其餘一律用陽歷。而在日歷上邊，陰陽歷却是並用的。這種迷戀舊習的傾向，在他們也還遺留著。

◎飲屠蘇酒

當我元旦的早晨，把賀年片親自送進去，並說一聲 Onede to (意即恭賀新禧) 的時候，房東太太



從軍雜記

阿黑

全革除了。

三

我是一個毫不懂得世故，沒有理論與實際的孩子。怎麼辦呢！我擔憂着，鬚鬚滿面的X主任，笑嘻嘻的說：「王同志，你到隨營學校去吧。可去儘量的學習，這兒女同志很少，你感到孤獨嗎？你要發揮你獨立的創作性，每個同志多是和藹可愛的。發生問題，可請大家解決，不要怕羞，你已負起了抗戰建國改良社會的新女性的使命。勇敢的大膽的去向羣衆學習，不要怕，不要膽小。……」

討論會，批評會，辯論會，我從未動過我寶貴的嘴。這使大家對我感到了失望，小周是一個年紀與我相同的女同志，她具有一張流利的嘴，她自傲，常藐視着許多同志：「老王你總是畏縮的，應當與小周鬭爭啊。」每個同志鼓勵着我，討論又開始了。我照例的去坐在最後的牆角裏：「老王，發表意見啊，又要做出扭扭的態來了。」千百隻的眼睛死死釘住我，我感到榮幸，但又感到恥辱。在同志們的目力強烈的威脅下，我動了我未發表過意見的嘴，當我身體坐下來時候，同志們用着愉快的眼光對我微笑，我感到從未有過的適意，慢慢的開始練習講話了。

二

「六一三」的夜，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夜，它打破了在戰線的沉寂，創造了空前未有的新紀錄，它不僅驅走了潛匿關的五十個那種人。而且使揚子江以南的民衆發出從未有過的微笑，它配合着前線的作戰，威脅了對方，震碎了一班失去良心的人的心。

暗淡的燈光，無力的照着街道，顯示出那班東西的末日，黑夜吞吃了大地幾千個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展開了不願做奴隸復仇的血戰，「跑步！」命令從我的口頭，轉送到前面，肩在肩上的步槍，乾糧袋，雨傘，隨着脚步速度加緊而顛簸得厲害，「輕點，」X同志像怕對方知道緊張的對我說。緊張使同志們屏息了脈搏，與細胞劇跳着，簡直一霎那間斷了呼吸，衝過了堡壘——橋樑——鐵絲網——

「鐵路，散開！」參謀長嚴肅的命令，「用包抄的方法俯伏前進。」偷偷的包圍了對方的營房，奇怪！為何不見對方的步哨，聽不到那種人的聲息，走錯了吧，偵察地形的X同志恐怕的在想，某種人宿營地的木房，很吃力的在暗淡的燈光下辨認清楚了。轟轟轟，手榴彈由守住門口的戰鬪同志擲了進去，嘖嘖，拍拍，裏面的彈藥庫爆炸了。那種人從夢中驚跳起來，噓……噓……的呻吟着，平日耀武揚威飄在空中的圓心旗兒，隨着強烈的火舌漸漸的與那些人同毀滅了。踏着通紅的火光，凱旋的回來。

二毛半的伙食，增加了我無限的飯量，兩層稻草的地鋪，使我每晚熟睡了。多麼柔溫而適意的床鋪，我飽嚐了人生的樂趣，天然的教室，優美的課堂，我自傲着我的幸福，我被調到教導隊來了。我從未想到過家，弟，姊，兄妹，糖，皮球，我完全忘却了，所想的，只是怎樣學習工作，怎樣才可收到功效，怎樣可推動旁人進步，會場的佈置，錯誤思想的糾正，民衆組織的改進，加強同志們的教育……許許多多的工作，整日在腦中打旋。現在，我感到我是一個愉快的人，起先善愁，善悲，寡斷膽小，量小，妒忌，怕羞，坐在壁角落裏的習慣，完

「老王，今天三路受傷同志，交到總政治部，請你們一併照應吧。三路政治部的同志，實在少得太可憐了。」「好的。」我欣喜的回答，爲了大衆，他們奔波在槍林彈雨中，現在帶了榮譽的花。我們連一點照料的责任也不担任嗎？不自愧嗎？

今天早上發生戰鬪時，X同志和我們出去動員民衆上前線去担架，起先民衆見我們怕，不肯跟我們走，我感到平日民運工作的不够。我對他們說：「我痛恨我穿了破軍服。否則！你們看見我一定不駭怕，其實有何關係呢？脫掉軍服，還不是照常的民衆，我是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我不願忍受那種人的壓迫——」獨個兒跑出來了。在風霜飢寒中奔走。越講越沉痛，民衆由可憐我而同情我，「好我們跟她走吧！」他們當中的一個說了。等工作差不多完畢時，我對他們說：「老伯伯，謝謝你們，好好的回去吧。」他們已是很疲勞了。他們說：「王小姐，再會，以後你們隊伍到這兒來時，到我們家裏來玩！」許多人都這樣說。

爲了應付目前戰鬪環境，整日的沒有吃到東西，工作使我忘記了肚餓，一刻兒前，一刻兒後的尋找民衆，幫助担架。「她媽的這個女鬼真利害，難道他不感到肚餓——」脚痛，仍舊是一跳跳的。同志們羨慕的望着我，「難道男同志跑不過女同志。」第五路司令老宋瞪起了眼睛，這樣的說：「同志們，大家不要落伍啊！」我狂喊着，腳底無數的小泡，使我很難支持，越跑越痛，精神越飽滿，越是有勁，奔前奔後，「老王，你工作太熱心了。這兒有塊豆腐乾，慰勞了你吧。」我狼吞虎嚥的嚼了幾口，「老王，這兒我有一隻梨，也送了你吧。」朱司令從破大衣袋裏摸出小小的一隻梨，「敬禮！謝謝各位。」我接了朱司令的梨，小心翼翼的放到袋裏。

少女與死 (故事詩)

高爾基作
季子譯

一

皇帝率領一支軍隊沿着村落行進，
走着——心兒給不幸的憤恨磋磨。
他聽見接木樹林的後邊，
有着少女的笑聲。
皇帝嚇人地皺起人參色的眉毛，
揚鞭打馬，
直朝着少女飛奔，宛如風暴來臨，
他喊叫着，戰袍發出錚錚之聲：

——「小姑娘，——他忿恨而粗暴地說道，

你在嘲笑什麼？

敵人戰勝了我，

我的軍隊全部被擊破，

侍從半數做了俘虜，

我回宮庭，是爲着重振旗鼓，

我，你的帝王，我在悲哀與羞辱中，——

我怎能見你那蠢笨的嘲笑。」

整理着胸前的衣服。

那少女回答皇帝道：

——「請你走開吧，我在和愛人講話，

老伯伯，你最好不要在這兒呀！」

愛情怎樣也輪不到皇帝名下，——

沒有工夫同皇帝攀談！

有時候，愛情在迅速燃燒，

好似炎熱的禮拜堂中一支細小的蠟燭。

由于粗暴的忿怒皇帝渾身顫抖着，

吩咐他的恭順的侍從道：

——「來呀，把那小姑娘丟進監牢，
要不然，最後是立刻把她絞殺了！」
畸形怪像的人們做着鬼臉，
奔向那少女跟前，好似魔鬼一般。
皇帝的馬伕和顯貴的官員們
終於把少女交給在死神的手頭。

二

死神永遠是屈服於兇狠的魔鬼的，
但是呀，在這天牠却不理會這些，
愛情的春天和種子的生命
甚至在死神這老婦人的心中膨脹。
世紀鬱悶地同着腐肉糾纏，
各種疾病侵入牠的心，
時間鬱悶地量着死的時計，——
希望人們活着百病不生。
在不可避免的與死神的遇會之前，
人人都覺着唯有恐懼是愚蠢的，——
人們的畏懼也使死神厭倦，
正如人們厭倦葬儀和墳墓一般。
從事於無人感激的事業，
原是世間上認爲是穢污而不需要的，
死神却幹練地在作牠，——
人們認爲死神是不需要的。
噫，這自然是侮辱了牠。
人間的我們這一羣忿恨着牠，
忿恨牠有時候虐殺了

無辜的人們。

死神也許愛着那

呼吸着地獄中的炎熱的撒旦，(註一)

也許爲了愛的苦痛

同着火紅色的捲髮的撒旦在痛哭。

三

那少女站在死神面前，

胆大地期待着可怕的打擊。

死神却喃喃地說着，——憐憫那犧牲品：

——「唉，你是多麼的年輕呀！

爲什麼，你要對皇帝無禮呢？

爲了這，我將要使你死去！」

——「不要動氣，——少女回答，——

爲什麼你要遷怒於我呀？

親愛的人兒初次和我接吻，

在那翠綠的接木林下，——

那時候，我豈能顧及皇帝？

何況皇帝帶着軍隊奔走着有着過失呢？

我曾經對皇帝說過：

走開吧，老伯伯，你不要在這兒啊！

不錯，我彷彿在說：

當心些，謹防鬧出亂子來啊！

怎麼！既無從逃避死神，

顯然我將要不能達到愛的目的而死去。

親愛的死神，我誠心請求你，——

你再來和我接個吻吧！」

這些話使死神十分驚奇，——

關於這，從來也沒有人請求過死神！

牠想：「假使人人都來請求接吻，

我將來用什麼在世間生存！」

向着春天的太陽骨頭溫暖了。

死神便誘惑着長蛇，說道：（註二）

——「嗯，來吧，趕快來接個吻！」

夜晚——是你的，明朝我却要把你殺掉！」

於是在石頭上坐下——期待着，

長蛇用舌尖將牠舐了幾下。

那少女由於幸福而痛哭，

死神吼叫道：「去吧，趕快去吧！」

四

春天的太陽可愛地溫和，

死神脫掉穿破的草鞋

躺在石頭上睡覺。

一場惡夢把死神纏繞！

彷彿牠的父親該隱（註三）

同着會孫伊斯卡里奧特在一道，

兩個衰弱的老人正在攀登山坡，

宛如兩條長蛇輕輕地爬着。

——「主啊，」該隱厲聲呻吟，

仰望天空用晦暗的眼睛。

——「主啊，」——兇惡的猶大祈禱（註四）

眼睛不能離開地上而抬起來。

上帝橫臥在山上的紅雲中，

唸着書本，

那本書是用星星寫成，

銀河——是牠的一頁。

天使站在山頂上，

潔白的手中捏着一束電光，

他峻嚴地對旅人們說：

——「滾開吧，主是不會理睬你們的啊！」

——「天使啊，——該隱訴苦着，——」

我知道——在世間我的大罪極惡！

我生育了光明的人生之劊子手，

我是卑賤的死神的父親。

——「天使啊，——猶大說，——」

我知道，我比該隱更其罪惡，

因為我會經把光明如太陽般的上帝的心出賣

給卑賤的死神！」

最後他們兩個同聲祈求着：

——「天使啊，求主耶穌吩咐我們吧，那怕

是

一句話也好呀，只求他哀憐，——

我們原是不求寬恕的！」

天使輕輕地回答他們：

——「這件事我會對他說過三次，

前兩次他却一言不答，

第三次他搖着頭說了：

——「要知道，死神把活人斬殺了，

該隱與猶大再也沒有恕饒。

誰的力量能够永遠征服死神的魔力，

我才會饒恕他的！」

殺弟的罪人同着叛徒

在那兒悲哀地喧囂而痛哭，

最後兩人互相擁抱着

滾落在發惡臭的沼澤中去了。

吸血鬼，幽靈和惡魔，

在沼澤中暴怒着，歡呼着，

青青的沼澤的野火，

向該隱跟猶大噴射着。

五

快到中午死神睡醒起來

瞧了瞧，——那少女卻不會來！

死神作夢似地喃喃地說道：「嘖，這淫蕩的

女人！

顯然，夜也是太短了！」

摘下籬垣外的間日葵，

嗅着玩賞着，

當着太陽用牠活鮮鮮的火

把白楊樹的葉兒染成金幣的時候。

最後牠仰望太陽突然歌唱，

輕輕地帶着音地，如同歌吟家一樣，

——「人們用無情的手

殺死了親近的人，

埋葬他的時候，却唱着：

「與聖者同安息！」

我一點兒也不明白！——

暴君將人們毆打而驅逐，

但是，他死了却有人

用這樣的輓歌哀悼他。

正人君子的逝世，或者是強盜的死，

却也有人帶着同樣的苦痛，

哼唱着憂鬱的調兒：

「與聖者同安息！」

我是傻瓜，牲畜，下賤的神人，

我用我的手殺掉別人

但是呀，對於這一切都有人

莊嚴地歌唱：「與聖者同安息！」

六

唱畢，地便開始生氣，

一個多晝夜已經過去，

然而那少女還不見回來

糟糕！對死神怎能開玩笑。
死神越來越兇狠而殘暴，
他穿上草鞋，把鞋絆繫好，
直等到皓月當空

才踏上給嚇人的秋之密雲籠罩着的大道。

一個時辰過去，他便瞥見：

在那狹窄的森林地帶，

在那露濕的青春的胡桃樹下，

在那浴在月光中的軟綿綿的草地上，

那女郎坐着，好似青春的女神一樣。

她的胸脯不害羞地露裸着，

宛如早春的地面一片精光，

皎潔的星星在她壯麗般的

絹絲般的皮膚上親吻。

兩個乳峯如同星星點綴着胸膛，

兩隻媚眼也跟星星一樣溫情地

望着天空，望着明潔的銀河，

望着那青髮般的夜的小徑上。

眼睛下是淡青色的陰影，

紅潤的嘴唇宛如創痕。

那少年把頭擱在她的膝上，

假寐着，好像一隻疲倦的鹿兒，

死神瞧着，於是忿怒的火燄

靜靜地熄滅在他空虛的腦海中。

——「你爲什麼也跟夏娃一樣，

離開上帝在叢林外躲藏？」

那少女將星月交輝的天空般的身子

遮蔽着情人，不讓死神瞧見，

大胆地回答着牠：

「忍耐一點吧，不要責罵我

更不要弄響銳利的鐮刀！

我立刻就到墓穴中去睡覺，

但是呀，請求你特地稍微保護一些時候！

錯了，我未曾按時來到，

但我想，到死神跟前去的道路反正已是不遠

了。

請允許我再把少年擁抱：

他同我的感情向來都很好！

而且他爲人也不算壞，你瞧：

他留下了這樣的記號

在我的臉頰上和胸脯上，

盛開着，好像火樣的罌粟花一般！』

死神感覺慚愧，輕聲笑道：

——「是的，你彷彿同太陽接過吻，

但是，在我這兒的却不僅是你一人，——

我應當殺死成千累萬人們！

我正直地替時間効勞，

事務繁重，而我年事已高，

每一分鐘都堪寶貴，

預備吧，姑娘，時候到了！』

那少女向她的情人說道：

——「親愛的，快來擁抱，

不管地也好，天也好，再也管不着了，

心靈中充滿着非塵俗的力量，

心靈中燃燒着非塵俗的輝光。

在命運之神的面前再也沒有恐懼，

不管上帝也好，人們也好，反已都不需要！

譬如孩童——自己去尋快樂逍遙，

讓愛情把自己玩弄一遭。』

死神沉思而嚴厲地默默不語，

在上帝的世界上沒有比太陽更美麗的東西，
也沒有一種火比愛情之火更要稀奇！

七

死神沉默着，少女的話語

好像烈火熔化的骨頭，

權威地將牠投入炎熱與寒冷中去了，

死神的心對世間究竟將怎麼表現？

死神畢竟不是母親，而是婦人，

在他的心中也有着強大的理性；

在黑暗的死神的心中也有着

憐憫，忿恨與苦痛的根芽。

牠堅強地喜愛着

心靈中給猛烈的苦痛所斷傷的人們，

因之，每天夜里牠喜愛地囁喘着

偉大的安寧的快樂！

——「好的，——死神說，——讓這事成爲

奇蹟！

我決定要你活下去！

只要我能與你並存，

我將要永遠站在愛神的旁邊！』

從那時候起，愛神和死神猶如姊妹一般

不可離分地一直走到今天，

死神帶着銳利的鐮刀跟在愛神後面，

好似一個媒婆到處奔波。

走着，牠中了姊姊的魔術，

無論在什麼地方——在結婚的禮堂和追悼會場

上，

不覺疲倦地，毅然地建立着

愛神的快樂和人生的幸福。

註一：魔鬼的名字。

註二：創世紀中有名的蛇，誘惑夏娃的。這兒

大概是指少女。

註三：創世紀中，說是夏娃的大兒子，後來殺

死了他的弟弟亞伯。

愛情

左琴科原著
鮑羣譯

夜宴很晚的散了。

伐西·且斯諾科夫體面的打了運動家的領結，困倦而流汗，站在瑪茜卡面前，以請求的口氣說：

『親愛的，您等第一班電車，去到那兒，真的……您坐着等……走去等，反正是一樣的。例如，您在淌汗，我也淌汗……受了寒反要生病……』

『不，』瑪茜卡說，穿上套鞋。『像您似的壯健，爲了受寒就不送太太麼？』

『我正在淌汗哩，』伐西說，幾乎要哭出來。『那麼，穿上衣服！』

伐西·且斯諾科夫順從地披上皮外衣，和瑪茜卡走到街上去，他的臂膀緊緊的夾住她。

天氣是冷的，月光照耀着，腳下的雪噓噓地響。

『噯，您是這麼活潑的太太，』伐西·且斯諾科夫愉快的瞅着瑪茜卡的側面，說。『要不是您，是別人——真的，天在上頭，我無論如何不會出來送人的，祇是爲了愛情。』

瑪茜卡笑了。

『您露齒而笑，』伐西說，『瑪利·伐西里夫娜，我實在熱烈的愛您。要是您說：伐西·且斯諾科夫，在電車軌道上躺下來，直到第一班電車開過我就躺下。天呀……』

『趕緊走，』瑪茜卡說，『看呀，多麼奇麗的四周，當月光照耀時。村鎮之夜是多麼美麗！多麼出奇的美麗！』

『唔，相當美麗，』伐西說，稍稍驚奇的瞧見灰土剝落的房屋。『真的，非常美麗……瑪利·伐西里夫娜，如果養成真實的情緒，美麗也是真實的了……一般的學者和黨徒都否定愛情，瑪利·伐西里夫娜，我可是不否定的。我會愛您到死，以至自我犧牲。天呀……要是您說：伐西·且斯諾科夫，後腦向牆壁撞去——我就撞去。』

『噯，走罷，』瑪茜卡並非不滿意的說。『天呀，——我去撞了。您願意麼？』

一對兒走近克留科運河。

『天呀，』伐西繼續說，『您願意我投河麼？可不是，瑪利·伐西里夫娜？您不相信，我給您證明……』

伐西·且斯諾科夫抓着欄干，做出要爬下去似的。

『噯！』伐西卡叫喊。『伐西！您幹什麼！』突然從拐角閃出一條黑影，在路燈下站住了。『幹麼決裂？』影子輕輕的說，仔細的注視一對兒。

伐西卡攀着欄干，嚇得叫起來。

這人走近去，拉住伐西·且斯諾科夫的手。

『喂，你這雜種，』這人抑低了嗓子說。『脫下外衣。趕快。你嚷——我就一槌——叫你完蛋。明白了麼，廢料？脫下來！』

『讓……讓……讓，』伐西說道，意思要這樣說：『讓我申說，這是怎的？』

伐西以發抖的手解去扭扣，脫了下來。

『靴子也脫下來！』這人說。『我要靴子的。』

『讓……讓……讓，』伐西說，『讓我申說……冷得很……』

『哼！』

『對太太你沒有碰一下，而我——靴子也脫下來，』伐西怨恚地說，『有皮外衣，也有套鞋？而我，靴子也要脫下。』

這人沈靜地瞅了伐西卡一眼，說道：

『你可以脫她的，拿了衣包——去睡覺。我的事情，我知道怎麼辦的。脫你的吧！』

伐西卡恐懼地瞪着這人，一動不動。伐西·且斯諾科夫坐在雪地上，開始解開靴子。

『她有外衣，』伐西重複說，『也有套鞋；而我要統統剝脫……』

這人把伐西的皮外衣試着一下，把靴子塞在衣袋裏，說道：

『坐着，不許動，牙齒也不許磕碰。如果響一響或動一動——要你的命。明白了麼，廢料？而你，太太……』

這人很快的摺好外衣，突然走掉。

伐西軟癱而凝固的跌坐在雪地上，不大相信的瞧着自己的光是襪子的腳。

『等着了，』他惡意的瞪瑪茜卡一眼，說。『爲了送她，我喪失所有了。是麼？』

當強盜的腳步聲完全消失的時候，伐西·且斯諾科夫從雪地上擺動臀部，突然尖銳地叫喊：

『警察！有人搶劫！』

於是他從雪地上躍而起，惶恐地拔腳走了。瑪茜卡留在欄干旁邊。

財富

左琴科著
鶴譯

手藝匠伊里·伊凡支·斯比里陀諾夫得到一張五千金盧布的債券。

起初，伊里·伊凡支近乎瘋狂了，攤開兩手，

顯露着頭說：

「嗨嗨……一筆錢……這怎麼辦呢？朋友……」

然後，要處理自己的財富了，伊里·伊凡支開始估計這筆錢可以去買多少東西和什麼東西。但數目是這麼大，斯比里陀諾夫祇好擺擺手，放棄他的估計。

和我是老朋友了，伊里·伊凡支每天一次兩次的來找我，而每次總詳細地講述，怎樣弄到這筆錢，以及怎樣不平凡地消度他的幸福的日子。

「唔，現在你將怎麼辦？」我發問道。「去買什麼？」

「買什麼好呢，」斯比里陀諾夫說。「柴是當然要買。煖鍋當然要一個新的作家用……褲子，當然……」

伊里·伊凡支終於從銀行裏拿到滿抱的金幣，隨即影跡不見。至少，他有兩個多月不來找我。

然而我在街上遇見了伊里·伊凡支。

穿一襲嶄新的棕色外衣，很不一樣。玫瑰色的領帶爬上頸子，擦擦他的下巴。伊里·伊凡支每分鐘拉着領帶以防污損。顯然，這些外衣，狹背心，和華美的領帶都攪擾他，使她的生活很不安了。

伊里·伊凡支非常消瘦。面孔黃黃的見得不健康，而眼角邊打成無數縐紋。

「啊，怎樣？」我問道。

「還不是過活着。」斯比里陀諾夫沒精打彩的說。

「柴當然買來了……但終於是無聊的。」

伊里·伊凡支擺擺手，請我去喝酒。同時拉着玫瑰色的領帶，說：

「人們都說：布爾喬亞，布爾喬亞……布爾喬亞據說不是生物，是寄生草。而我，就是布爾喬亞，資本家……這有什麼好呢？」

「怎的？」

「怎的，你想想吧，」斯比里陀諾夫說。「凡是我的和妻子的親族，——統統疏遠，拌嘴了。這是一。地方法院去過沒有？去過了。爲了倍加笑的事情，快要開審。這是二……我的妻子，就是瑪利·伊克娜且夫娜，整天坐在箱子上哭泣……這是三……我房間的門有沒有被竊賊撬壞？撬壞了。即使不撬壞，我還是不安麼？不安的。我現在不能離開房子。如果坐在房子裏，還是不好——院子裏的柴會被偷去。我買了整堆的柴，必須看管。」

伊里·伊凡支失望地擺擺手。

「你現在將怎麼辦？」我問。

「想不到，」伊里·伊凡支說。「我竟然把自己束縛了……我第一天拿到錢，一切的不幸就開始……否則生活是安定，一切都順流的。」

「我把錢搬進房子，馬上看出來，有什麼不好了。親族們，當然在房子裏嘈雜起來。所有的椅子統統坐滿，向我慶祝。我得分給每個來客兩個盧布。」

「而米斯卡，我的妻舅，吵得最兇。『够了』，他說，『兩個盧布的施捨是可恥的，當你發一注小財的時候。』」

「啊，一句又一句的，手拍着櫃子——打起架來。誰和誰相打——我不清楚。而米斯卡披了我衣架上的秋大衣走掉了。」

「啊，我和親族們疏遠了。我就如此地過活。」

我開始打算，餘下的錢化在那裏好呢？我注意到我的妻子，苦於家務，從未休息。「不對，」我想。「她雖然是女人，而大致是很不錯的女人。我得叫她停歇下來，爲她雇一個小姑娘幫忙，讓那個姑娘料理飯菜。」

「啊，雇到了，那姑娘弄着飯菜，我的妻子空閒下來，就整天坐在箱子上哭泣。工作是快樂的，坐着反而哭泣。這分明是空閒了，所有的不幸都記憶起來，她的父親是怎樣去世，她怎樣地嫁給我……爲了無事可做，毫無意識的想頭都爬上她的頭腦裏了。」

「我當然交錢給我的妻子。我說，『你不妨到俱樂部或戲院裏去。我願意陪你去，但我分明得看守院子。』」

「啊，這個哭泣的女人——到俱樂部裏去玩紙牌。於是白天空下來哭泣，而晚上玩牌。我看守着院子，那個姑娘弄着飯菜。」

「這之後，村長走來說：『你這畜生，怎樣發財的呢？幹麼不把那個姑娘登記？我要在方法院裏告你，你的錢是剝削來的……』」

伊里·伊凡支重新擺擺手，整理他的領帶，緘默了。

「這很壞，」我說。

「這還不算壞哩，」伊里·伊凡支又活潑起來。

「我此刻坐着喝酒，提心吊膽的。也許就在這分鐘裏我的院子裏失竊，或者從房子裏爬了進去……我有一具新的茶炊放着。真是坐也不好走也不好，這成怎樣的家呢？我的妻子當然可以哭泣。那個姑娘害怕到法院裏去，——也該哭泣……我的妻舅米斯卡，分明在房子四周張望——想爬進去……」

「我到不如沒有得着這一筆錢的好！」

伊里·伊凡支付清了酒錢，緊緊地握我的手。

「我在告別時安慰他幾句，可是他突然問道：『是不是？……快點把錢化光了罷！要是一千盧布，那麼正好，收支平衡了。』」

伊里·伊凡支拉着玫瑰色的領帶，向我點點頭。



女工教育的阻礙和困難

朱蘭

——婦女補習學校的教育經驗——

大凡經濟狀況比較好一些的家庭，他們的子女都在很小就授以相當的知識，而這些文盲，却多半是自小做工的女工。所以我們這個學校的同學，十分之九都是女工。她們有的年齡很大，但是她們的求知慾並不落於人後，相反的，她們對於求知心理很急切。這無疑是她們受了不識字的痛苦的反應。

雖說她們是如此的好學，但同學的人數，却仍增加得很慢。現在把調查所得的阻礙原因分述如下：

(一)由於封建殘餘勢力的障礙。有些同學的家長，思想很頑固，他們以為讀書是多餘的，自己能做工掙錢就好，況且又是個女子，古話說得好，「女子無才便是德」，當然讀書在女人，更是不必要了。

(二)由於家庭及經濟的逼迫。有的同學，她一面是在做工；一面又是家庭的主婦，並且又是孩子的母親，這樣就常妨害她們的求知。丈夫除了職務上的工作外，在家裏他只有享受的權利。煮飯，洗衣，照顧孩子，那根本不用說是女人的事，自己儘顧在外談閒天，於是這些煩重的雜事，使她們不得時間外出求學。

學校爲了獎勵及優待清寒同學起見，可以免繳學費，並供給書籍，可是有許多同學仍因經濟問題而不能來校。她們要利用上學時間來從事生產工作，——如編織絨線衫等——得到一些收入，學校因爲沒有經費來貼補清寒同學，所以這成了一個難題。

(三)由於身體的衰弱。她們大概分兩班上工

，有日夜班之分。在晨曦中，她們帶了飯進廠，一直到天黑才回家，一天十二小時的工作，已把她們累得够苦了。放了工，她們還得拖着疲倦的身體回去煮飯洗衣裳，一天當然還可以，日子一長，她們便都帶了病上工。真的爲了生活，她們不得不這樣做。最受影響的是她們的眼睛，——因爲我們學校裏的同學，以機廠工人爲多，——極端需要休息，睡眠，因之也不忍心再要她帶了病痛來坐上一個半鐘頭，因爲她們在這樣情形下，那兒還能聽得進先生的講解，雖屢次替她們介紹施診的醫生，但終究不是澈底的辦法。

這幾點大約是女工教育不能普及的阻礙和困難，然而這些困難是必須克服，而且是能够克服的，願大家努力！

她

——玉青——

過去，這影蹤已縹渺了的過去：

她會每晨憑着朱漆剝落的窗檻，
孤零地望藍寶石色的遠空，
織着綺麗而又悽惻的美夢；
又在月夜裏深寂的庭園中徘徊，
幽怨地伴着孤獨的影子，
方唇邊溜出輕盈的歌兒。

如今，這新生的解放了的如今：

她不再深居在樓閣中避不見人，

千百年一根緊縛鐵鍊斷了，
背起了長槍向火線上前奔；
也不再用媚笑博取男子的歡心，
聯合起有勇氣的姊妹們，
去爭取婦女解放的使命！

大地上開始迴蕩着嘹亮的歌聲：

我們是中華的兒女！

我們的行列像颶風掃過大地！

沒有遲疑，
也不瞻顧；

正義的火把燃燒在眼前，
我們正向着光明的前途邁步；
我們要跋涉過藜莢，藤蘿，
翻越過高峯，斜坡，
去到祖國的懷抱裏，
享受那無限的溫存。

x x x x x

打胎

提起來我就覺得可怕；大概是去年的現在吧？三層樓的嫂嫂帶着笨重的肚子，面帶憂容的放工回家，『大概攔樓嫂嫂要小產了吧，』

我猜想着。到了晚飯後八點鐘光景吧：忽然聽到！『噁！噁！我肚子痛死了呀！』攔樓裏嫂嫂的呼聲嚇得我心跳，我去看她吧？實在有點害怕，不去吧？實在有點不忍心。一忽兒她的呼聲播動全屋，這時前樓後樓的嫂嫂都去了：『攔樓嫂嫂！你怎麼樣，要小產了嗎？』她們都異口同聲的問着她。『噁！救命呀！我的性命恐怕不能保了，小龍又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到現在還回不來。』『媽！救救我呀！』（小龍即是她丈夫）『怎麼？你究竟還是小產呢，還是病了？我們給你送醫院好不好？』『亭子問媽問。』『謝謝你！我不去醫院，我要有錢去醫院早不會如此了。我並不是小產；我的肚子已有八個月了，我每天拖着重肚子走進工場已四肢無力，轟轟的機聲，弄得我頭暈眼花，在做工的時候比斷氣還難過，大概就像死人多口氣吧！』她忍痛的講了一套。『那末你現在就應停工呀！為什麼還去做呢？』前樓嫂嫂同情地問。『噁！我沒命了呀！肚子痛死了！』她又叫了一回。她又氣喘的說：『唉！沒辦法呀！……小龍又沒有生意，我每月所得工資還不够維持生活，假使我再停下來吃什麼呢？所以我只有拚命去做。……但是……我願意拚命，廠……方却……屢次叫我算工資回家，噁！我痛死了！』講到這裏她太痛心了。一聲大喊便暈過去了。

濬

失措的發了怔。不知誰去叫來一輛救命車，送勞工醫院，這時小龍回來了。大家一道去醫院我也跟去聽聽消息，把她招到病房，經過醫生檢查據說是吃了打胎的藥，吃壞了，『她的生命怎麼樣，危險嗎？』小龍問，『大人還有一點希望，小孩是沒用了。』醫生回答，『那末小孩在肚內已怎麼樣了？』小龍關心地問，『已死了，大概要動手術吧，你們明天來看她好了。』醫生一面講一面去做別的事了，我們只得回來，最可憐的是她丈夫一夜沒睡覺，到了明天去看她的時候小孩已弄掉，她還是糊塗的睡着，到第三天去看她的時候她已明白了，我問她為什麼打胎，『因為廠方不允許我工作，並且我也沒氣力工作，假使停工我倆便要餓死，所以我決定打掉她，那裏知道有這樣事件發生呢，』她講着便嗚咽起來了，我只得勸她定心些慢慢身體好了仍舊可以做工的呀！她也以為對的，我因為時間的關係，只得和她分別了。

我慢慢的走着，想着，爲了兩人的肚子餓而犧牲了一個小國民，在這樣不良的社會裏不知犧牲了多少小國民呢？而這些痛苦又是男人所受不了的吧？所以在一個不良的社會裏女子是受着雙重的壓迫和痛苦的。

像現在的蘇聯又是多麼的快樂呀！她們在產前產後有兩個月的休息，工資照給，小孩是用不着自己看管的，相反的，我們中國不知犧牲多少小國民，使女子受到非人的痛苦，這個社會需要我們來改造的吧？對的！現在我們全中國人民都起來了，都

將來是會有這樣的社會實現的吧！

我慢慢地回到家中，好比我自己的事一樣安心一點，過了兩月攔樓嫂嫂已出醫院，人也養得很好，可是一出來生活便發生問題，後來託張託李才找到一家工廠去工作，而今年的現在她的肚子又大了，仍是日夜工作着，每天面帶憂容的回家，因此我又在回憶着她的過去，而見到她的現在不覺又可怕起來，我在希望着她不要再遭到去年的不幸呀！

織婦怨

勤甫

淒涼而悠長的汽笛聲，把我從甜蜜的睡鄉中驚醒；匆忙地離了牀，用手巾向臉上擦下幾下，向那恐怖而灰暗的廠屋前遇，大地是死沉沉地，偶然有個小販，兩隻筐子，前後擺動的黑影；一片薄又硬底大餅，就算我的晨點。工廠中黑得可怕，點綴着寥寥幾鬼火般燈光；機器是隆隆的怒吼，震得我兩耳發聾；梭子在紗線中飛穿着，使我目眩手疼。我見不到皎潔的光明，永遠地在黑暗中摸索着掙扎，我所呼吸的，是飛揚着的紗屑，一生寶貴的青春，無聲地在黑暗中消逝。大地被罩上了一層灰色的薄幕，這才是我歸息的時間，拖着沉重的軀體，蹣跚地趕着歸程，但，不如爲什麼，我心血的結晶品，

第二節 男女關係的五形態

古代氏族制度，在雅典創立國家以後，短短時期間，仍然和新組織並存。不過實際的職務已被剝奪；風俗習慣裏面留有若干痕跡，不久也逐漸消滅。

關於家族制度的成長和發達，可參看摩爾根的學說，他的研究和結論，我以為比拉波克，瑪克列琅等人類學者，更為深刻，更為完全。從歷史的見地，尤其從進化論的見地，瑪克列琅的異族結婚和同族結婚的學說，不能使我們滿足。

摩爾根以為：「家族制度發達的階段，可以從羣婚，血族婚的制度，和結婚的風俗之中體驗出來。」現今文明國家通行的一夫一妻的家族制度，是這發達的階段的第五位。這制度的特徵，便是獨佔。

在這以前的四種形式，有如下述：

第一：血族羣婚制 (The Consanguine family) 一團兄弟和一團姊妹的雜婚，馬來土人間，還殘存着，為現今羣婚制度中最古的形式。這樣的家族制度，和這樣的羣婚制度，在太古一般地通行。

第二：樸納流家族 (Punaluan family) 這名稱是由海威夷土人樸納流的親族關係而起。我們一團的兄弟和我們每人的妻子，或是一團的姊妹和她們每人的丈夫之間雜婚。所謂兄弟，包含表兄弟，再表兄弟或更遠的表兄弟，所有這些，他們都看作兄弟。同樣，所謂表姊妹，也包含表姊妹，再表姊妹或更遠的表姊妹，所有這些，他們都看作姊妹。這種家族形式，起初羣婚制度之後，特蘭人是這種形式。以上兩種形態，都屬野蠻時代。

第三：配偶家族 (Syndiasmian family)，此語源出希臘，即

一對之謂。這雖是一對男女的結婚制度，却不是獨佔的同棲，雖結婚或離別，夫婦都保有意志的自由。這種家族制度破壞了羣婚制度，而為一夫一妻的家族的前身。

第四：父系家長家族 (Patriarcal family)，一個男子婚數妻，希伯萊的家族制度，屬於這種，族長及其他有權力者，都實行一夫多妻。其他的塞姆族，亦復與希伯萊相同；不過僅僅遊牧民族間最盛，未能一般地行於世界各地。

摩爾根生涯的大部份，是在伊洛魁·印第安族中送過，他加入他們的種族，以研究他們的習慣和制度。於是他在他們裏面，發現一些羣婚或血族婚的痕跡，與他們現行的家族制度，不相融洽。他們現行一夫一妻制，誰為父母，誰為子女，誰為兄弟姊妹，都很瞭然。然而伊洛魁·印第安族，不但稱自己的子女為小孩，而且也稱兄弟的小孩為小孩，而兄弟的小孩也稱他為父。但他對於姊妹的小孩則稱甥，姊妹的小孩對他也稱舅，婦女對於姊妹的小孩稱小孩，姊妹的小孩稱她為母。但她對於兄弟的小孩，則稱甥稱姪，兄弟的小孩稱她為姑。至於兄弟們的小孩輩，互稱為兄弟姊妹；姊妹們的小孩輩，也互稱兄弟姊妹，可是兄弟們的小孩輩，對於姊妹們的小孩輩則稱表兄弟姊妹；姊妹們的小孩輩對於兄弟們的小孩輩，亦復如是。他們口裏是這樣稱呼，實際也是以這樣的親族關係，從事交際。這樣，他們的同族或血族制度，於以成立。

這種同族婚或血族婚制，或是這種制度的遺跡與現行制度相矛盾的現象，在印度，南洋，與都庫什的許多種族，和非洲，澳洲的一部分，都存在着。

又十九世紀初期，海威夷先住民族喀納加人的家族制度，似乎也和印第安人同樣，保有這種血族羣婚制度的痕跡，由此以作成父

母兄弟的關係。不過所不同的：他們中間某一男性的子女，對於父親的兄弟姊妹的小孩，通通稱做兄弟姊妹。因為都是兄弟姊妹，故無所謂表兄弟姊妹，當然也無所謂姑，舅，姪，甥。至於所謂馬來制度的血族羣婚制，在玻里納西亞土人間，尚可找出痕跡；若說和它完全相似的家族制度，則任何地方都難以找到。可知今日殘存的血族羣婚制，是已經消滅了的家族制度的遺產，它和現今的任何家族制度都不一致，而在古代，這種家族制度曾經存在。

亞族羣婚制度，何以和實際的家族形態不一致？這是因為實際生活，常比制度前進，制度是追隨於生活之後。而且各種的家族形態，不能整然地劃分：第一種變為第二種，第二種變為第三種；由以前存在的之中，次第次第產生新形態。這樣，便代表家族觀念的進化。

上述的血族婚，半血族婚，一夫一妻婚，這三種形態，屬於基本的；一般通行很廣，今日都還殘存，各有其相異的親族制度。此外配偶婚，父系家長婚兩種形態，屬於中間的；對於創造新制度，改變原有的血族制度，一般的影響不大。

試將各種家族形態，說明如次。

一、血族羣婚家族 這是最古的形態，現今雖在最下級的蒙昧種族間，亦已絕跡。但根據馬來人的血族制度，可以證明它確實存在。有了這樣的結婚的風俗，經過了幾世紀之後，創造這樣的血族制度；所以有這樣的血族制度，便可證明確實有這樣的家族。海威夷，玻里納西亞的土人間，也殘存着。這制度包含着五種血族關係。比方我是海威夷土人，我兄弟的小孩便是我的小孩；這些所生的小孩，便是我的孫。同時我的姊妹的小孩，亦復相同。我對於我兄弟的妻子都稱妻，對於我父親的兄弟都稱父，對於我祖父的兄弟都稱祖父，對於我父親的兄弟姊妹的小孩，都稱兄弟姊妹，姑，舅，

這種親族制度，不但是海威夷，其他新錫蘭的瑪阿人，薩摩亞人，以及太平洋上諸島民族，都可找到。這和他們現行的家族制度，並不一致。

男性稱兄弟的妻子為妻，女性稱姊妹的丈夫為夫，各人稱兄弟姊妹的小孩為小孩；這種事實，不單是名義，而是證明實際上有過這樣的關係的家族，兄弟和姊妹，必定是成為一團，共同結婚。所以所有的兄弟，便是所有的姊妹的丈夫。這樣的家族形態，想來一定存在，固然，這不過僅就馬來人的親族制度，想像出來的一種形式。（關於這，摩爾根似乎有些誤解，當敘述於後。）

這種血族的家族，是最初組織的社會制度。這比以前的無組織狀態（不論是何種狀態），確實是一個進步。

二、半血族家族，有史以後的歐羅巴，亞細亞，亞美利加，都還存在；玻里納西亞，繼續到十九世紀。摩爾根說：「在蒙昧時代，所有的種族間，這很廣泛地通行。到野蠻時代的下期，進化的種族間，仍然還有；其中如不列顛民族，繼續到野蠻時代的中期。」

由血族家族轉為半血族家族，其間同母的兄弟與姊妹間的性交，已次第排斥。因為它的禍害，久了便不得不引起人的注意。

海威夷的親族制度，男子對於妻子的姊妹，也稱為妻。不單是直系的姊妹，表姊妹——姨母的女兒——或是更遠的姊妹，也一樣稱呼，而對於妻子的姊妹的丈夫，則稱樸納流（Punalua），為親友或朋輩之意。摩爾根以此語為這種家族制度的名稱。男子對於其妻遠房姊妹的丈夫，也稱樸納流，他們彼此是一團，而行雜婚。這在丈夫方面，不是兄弟，而在妻子方面，是直系或傍系的姊妹。由妻的姊妹關係，以形成一團。而在另一個集團，則丈夫方面，必是兄弟，婦人稱丈夫的兄弟為夫，不論直系傍系，不論嫡堂遠房，凡屬兄弟，都包括在內。她和丈夫的兄弟的妻，互稱為樸納流，她們

模納流家族，和血族家族一樣，是團體的家族。但血族家族是由同一家的兄弟姊妹所成立，模納流家族起初是某一團的兄弟，和另一團的姊妹羣婚，往後是只有一方面，或男方為兄弟，或女方為姊妹。

到了十九世紀，已找不到這種家族的實例，可是由特羅尼亞族的親族關係，可以證明已往曾經通行。彷彿由馬來人的親族關係，可以證明血族家族實際存在一樣。

模納流家族的痕跡，到了野蠻時代中期，歐羅巴，亞細亞，亞非利加都殘存着。最著名的例證，是凱撒演說中所述古代不列顛人的結婚風俗，他說他們十個到十二個的男性，兄弟或父子共妻。所說父子，也許是他的錯誤。

最確實的證據便是特羅尼亞族的親族關係，差不多七十餘種美洲紅種人，南印度的奧都人，北印度人，澳洲土人之間，都通行着。一部分非洲土人，也有這種痕跡，但頗與馬來人近似。北美土人間似乎風行甚廣，南美土人也一樣。

他們有許多親族關係，是雅利安族——近代的制度——所不會包含。在人類短短的歷史過程中，血族關係制度至於有如此精密的區別，却是獨有的特徵。他們能表明今日的字典所不能表明的關係，比方同屬兄弟姊妹，須依年齡加以區別；我與哥哥的關係，和我與我弟弟的關係，有完全不同的名稱。有許多關係，我們今日僅能靠圖解方能理解，在他們都一一地加以特殊的名稱，如同我母親的母親的姊妹的孫的曾孫，我父親的父親的姊妹的女兒的女兒之類。這制度在亞洲的部分，亦稱特蘭，因此取名特羅尼亞制度。所可怪的：蒙昧人和野蠻人，何以能創造這樣名稱豐富的精密制度，以致於使用它？這不得不說是以前有過模納流家族的存在；若是在其他的家族形態，無論如何，不能產生這種制度。

模納流家族消滅了之後，其制度還是長期間存在着。他們用過的名稱，到它下一代的家族形態——即偶婚的民族，仍然沿用。

三、偶婚家族 美洲土人初被發現之時，他們還是野蠻時代的下期，過着偶婚家族的生活。他們集合幾個家族，住在一叢屋宇，實行共產，大抵由母親統治。關於他們所以集合數家族的理由，摩爾根以為一個家族的力量太弱，不足以戰勝生活的困難。他們是以一對男女間的結婚為基礎，有一夫一婦的家族的特長。女人不單是丈夫的妻，也是他的伴侶，他的食物調理者，他的小孩的母親。

他們結婚，不以愛情為基礎，而在乎方便與必要。決定婚姻的，是母親，當事者事前不必相識，也不必徵得同意。但夫婦關係，限於當事者喜歡的時期，不能勉強延長；偶婚家族和普通一夫一婦制的區別，即在於此。丈夫可以隨便離婚，另娶別的女人，而不會受到攻擊；婦女也有權利離開丈夫，和別的男子結合，但不得違反她的種族的習慣。其後社會的感情漸次固定，得以否認他們的分離和結合。當夫婦有了隔膜的時候，雙方的親戚集合，試作調停。多數的時候是有效的，如其仍然失敗，然後方允許他們離別。這時子女和財產，妻子認為是她絕對獨有，丈夫無權過問；她照例帶了這些，離開丈夫的家。如果是共同家族，而妻子的親戚方面又佔優勢（普通是如此），那麼是丈夫走開。所以這種結婚關係，完全以當事者的意志為斷。伊洛魁和其他的印第安種族，都是這種習慣。照今日所知，野蠻時代中期的印第安人，和這沒有大的差別；美國紅種人的結婚離婚，也有類似之點。至於阿資底克，祕魯民族，也通行這樣的習慣，這可由西班牙的著者的報告，為之證實。

偶婚家族的起源，必定是前一時期模納流家族時代，有了如下的現象。即在羣婚的家族中，男女各因其嗜好，選擇了對手成為一對。於是男的從多數的妻中間得到了一個真正的妻；女的從多數的妻中間得到了一個真正的夫。模納流家族內這一傾向，便是傾向到偶婚家族的表示。

偶婚以前的血族羣婚家族和半血族家族，可以說是同一制度的兩種形態。偶婚家族出現以後，既沒有產生新制度，也沒有改變舊

制度，實際的情形雖然已經不同，可是長時期中，仍然沿用向來的親族關係。一直到具有新勢力的一夫一妻制度成立，才得以粉碎過去的組織。

偶婚家族，沒有特別的制度，足以證明它的存在。但沒有證據也無妨，因為有史以後，世界上存在的還很多，現今許多野蠻種族，還是這種風氣。野蠻時代的下期的美洲土人，在發現的時候，全是這種家族形態。野蠻時代的中期的印第安種族，西班牙的著者雖未提及，無疑地也是這種家族形態。他們中間那種共一屋宇的自治的特質，便是證明這種家族，未能脫却偶婚的形式。這和個人主義的，排他的一夫一妻的家族，完全不同。

一夫一妻家族以前的這三種家族制度，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

第一：那都是文明時代以前的事，沒有財產這東西，起碼是沒有可稱作私有財產的東西。財產的觀念不是完全缺乏，便是沒有發達；尤其在血族和半血族的家族是如此。

第二：在羣婚家族中，所謂親子關係，僅有母子關係，父子關係便難以判明。因為從許多的父親之中，很難知道誰是自己的父親，同時有許多妻子的丈夫們，也不能指出誰是自己的小孩。因此最親密的關係是母親，母親之外是母親的兄弟。比方創世紀第二十四章，記載伊薩克和里伯加的戀愛故事，其第五十三節這麼寫着：「我便取出銀的首飾，金的首飾和衣服，送給里伯加，又拿寶物給她的兄弟和她的母親。」對於她的父親，除了姓名以外沒有提一個字。又比方關於古代條頓人，塔息多斯這麼說法：母親的兄弟對於外甥，看做自己的兒子；有的人甚至以舅甥的血族關係，比父子更為神聖，更難分離。因此若遇以人作質之時，姊妹的小孩比自己的小孩更為有效。

伊薩克時代的希伯來人，已經到了父系家族時代。塔息多斯時代的德意志人，縱使沒有達到一夫一婦制，也必然到了偶婚家族制；然而他們仍舊殘存着這樣的習慣，足以證明他們在昔羣婚家族確實存在。這種習慣，雖然在產生它的理由消滅了之後，還長時間

編後語

一年來的上海婦女工作，新年，與鄰邦的新年，算是點綴新年的三篇應時文章。本想出個新年特輯，但收到的稿子，精采而富有意義的並不多，而且其他的稿件又很擁擠，所以只撰登了三篇。一年來的上海婦女工作是一九三九年一年中上海婦女所做工作的總結賬，我們讀了以後，是感覺滿意還是不滿意？如不滿意，又應當怎樣在今年加倍努力，以補償過去的不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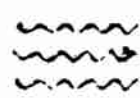
這期有兩篇關於農村婦女的文章：上海近郊的農村婦女，與談農村婦女的地位。本刊已往關於女工的文字登得很多，而關於農村婦女的文字刊登得很少。這期算彌補了這缺陷的一部分。

這期的文藝作品也比較的多。三首詩，尤其是少女與死，與兩篇短篇小說，都是極精采而值得一讀的文章。以後我們想儘可能的多登一些有價值的文藝作品。

鐵懷的鄰邦的新年寫得非常富於風趣，從小事件中，我們便可窺知鄰邦人民的習性與風尚。景宋的新年是一段悲慘的戀愛故事的回憶，十分真摯，沉痛，而又動人。

寶琛譯的一羣未亡人裏面描寫日本一羣寡婦生活的情形。讀時要注意：這一羣寡婦的生活當然比較的舒適，那是含有宣傳作用的。其餘千千萬萬的未亡人正陷在悲苦難堪的深淵裏呢！

羣 未 亡 人



吉屋信子著
寶琛譯



△△女賬房

在丸之內大廈中，名叫有樂館的一層樓上，開設着很多年久有名的西餐館，二樓上也有不少大大小小的西餐室，祇有三樓却設立着支那料理和斯開耶開（註一）的吃食店。

當昇降機停在一處廣闊的走廊前時，可以看見掛着中華料理的大招牌，和紅漆柱子盤着青色盤龍的入口處，在走廊的右邊，却有一家裝着黝黑的鐵欄的斯開耶開店。這所店，好像隱伏在大廈的五樓中，小得不易使人注意，但門前的裝潢，却染上了日本風味，有小方格子的木門，有矮而且粗的杉木柱子，門內還點綴着被水花濺濕的礪石，露天的石燈或栽了石竹的盆景隱藏在礪石的隙中。屋內也都是日本式的佈置法，地上鋪滿了軟綿綿的草席，房間的大小各有不同，有的作爲宴客用的；有的供四五人飲酌用的。

從門口進來通過走廊，再經過路旁的礪石和石燈，便是到屋子的入口處，這間屋子是佔有四鋪席地位的長房間，也就是這所店的賬房。屋子內放了一張長桌，桌旁牆上有一個通廚房的窗洞，從窗口可以窺見侍女和僕役們的行動。裏面的雜亂聲或碗盞聲，便從這窗口中傳達過來。

每天靜聽這雜亂聲的尾谷京子，自清晨到夜晚十時，都寸步不移地料理賬目，她是個很盡職的女賬房，該店的老闆——女主人名叫三田橋子枝。時針已指九點，但值此春夜的節季裏，客人仍

在川流不息地來往着，正是酒綠燈紅的熱鬧時候。廚房窗口上放着無數碗碟，猶似牡丹花瓣那樣地堆積着，大盆中鮮紅的嫩肉；蔥綠的香韭；和雪白的豆腐；很齊整的排列着，好像繪畫般美麗，熟練的女侍們，很迅速地托着盤子，在月光般底燈光下移動。

朱紅漆的托盤內，正載滿了客人們吃剩下來的狼藉的杯盆，鍋盞，年輕的少女，在混雜的夜空氣中，把這些東西搬往廚房裏去。「照這樣看來，今晚又要遲歸了。不知道兩音已同姊妹們先睡了沒有？還是她一人在等着我呢！」京子想到這裏，她的眼前浮起了一個年祇十三歲的，而已担負起代母看護弟妹責任的長女的臉龐兒來了。

這是一年前的事：在同一公寓內，寄住着一對夫婦，他們有二個兒子，丈夫在電氣工廠裏做夜工，妻子恰巧有事外出了，家中僅祇兄弟二人，他們便自己燒晚飯，在屋子狹隘的角落裏，煮了一頓鮮美的晚餐後，便去睡眠，可是他們忘記把煤氣竈的活塞關住了。因此在睡眠中的兩個孩子，中了煤毒，待他們的母親回家，兩個孩子已經氣絕身死。——十三歲的兩音雖已是女學校的一年生了，但她到底還是個孩子呢！想到自己這樣晚還沒有回去時，心中便開始不安起來了。

今天店內有這末擠的客人，但女主人千枝的人影兒，到這晚還不見她來。平時她一到下午，便到店堂裏來了。她運用了交際的手腕，週旋在顧客們中間，在夜宴期間，她有時也親自出來酌酒招待。

因此顧客們都「老闆娘！老闆娘！」的叫着集了攏來。這店中生意的繁盛，都靠了這位美貌的老闆娘的招徠所致。可是不知道什麼緣故，今晚她偏沒有來。京子因此格外不敢擅離職位的守住賬檯。連想打電話給公寓中小孩們的工夫都沒有。

直到夜深。客人們纔酒盡意醉地歸去。會計的賬目剛得開始整理，切肉板前的庖丁聲，好容易停止下來，洗碗處的洗碗聲，於是也錚錚底響起來了，好容易把今晚店堂中的事務結束完。京子把會計表上的結數一看，知道今晚的賣買賺了很多的錢。「噯呀！對不起得很，我來遲了！」千枝邊說邊忙着奔進賬房來。

千枝的年齡，較三十一歲的京子小三歲，今年纔二十八歲，她的年齡，雖較小姐模樣兒的京子輕些，但她處處表現着已老於世故的人物了。

京子穿了件大島（註二）衣服，樣子很是老實，坐在做生意的賬檯上，看起來似乎不很合適，然而她的容貌，很像良家婦人，非常端莊。千枝穿的是棗紅色而有古風小紋的綢和服，很瀟灑地跑了進來。

「你來了嗎？今天客人真多極了。」

「是嗎？今天你辛苦了，真是對不起！」

「這個禮拜六已定有兩個小宴會；一是高野商會同人聚餐，一是明華生命經理部同人的歡送會。」

京子翻開備忘錄說：

「呀，什麼事情都麻煩你——你這樣爲我盡職

，我真可以放心下來了，今天我倒不是偷懶，晚上有一個人請我吃飯，什麼喝酒呀，猜拳呀，個個不清！我呢？無論怎麼樣吃喝，既感不到興趣，又不覺醉！真是太沒有意思了！此刻覺得混身不舒服。」

千枝深深地呼了口氣，便橫倒在地席上，她那繚繞男子的醉態，在她美貌的臉部上浮了起來。

京子很喜歡她那種熟人的美態，因為在動人的風姿中，却多少含有少年英俊之氣。自她到這裏來做賬房已一年了。可是主僕之間從沒有引起不快的事情來。

京子自丈夫故世後，帶了孩子不設法為自己謀生，豈不是要餓死嗎？所以她不得不出來找工作做。

「有樂大樓內斯開耶開店賬房間，

徵求帳房一名。

中年高女卒業程度。

希望者請面談。」

最初京子在徵求欄內看見了這樣的徵文後，心底便發生了恐慌，生怕從來沒和社會接觸過的家庭婦女，不適宜於這類工作，但終因被生活驅策着而去應徵了。但意外地斯開耶開店的女主人千枝，看了這大家風範的京子。結果被錄用了。

「我這裏，看起來好像賣牛肉鍋的店似的，又雇了班十五六到十七八歲的女侍去招呼顧客，似乎用不着你那樣的人了。可是我們這裏的買賣生意，很上等而正經的，這批如花似玉的姑娘們，僅祇能招呼顧客；坐帳桌的，却要像你那樣身分的人纔好。」

初做事情的伙計，照例祇有八十圓一月，但京子（需負擔三個孩子的生活）却破例地有百圓一月。

未亡人京子，於是很滿意地勤懇工作着，至今長女的人學和還有兩個孩子的日常生活，都靠她目前的進益來維持的。

△△女老闆——三田橋千枝

「唉！今晚我同一個討厭傢伙在一起，直混到現在纔得脫身。」

她玩弄着腰間的帶子說。

「噯呀！我很不舒服，——你陪我飲一杯酒好嗎？」

千枝在宴會中時常和人家對酒，酒量非常宏大。

侍女們很機警地連忙把酒瓶和菜餚搬了上來。

「京子姐，你也來一杯好嗎？試一下看。」

「不興，我一點兒都不會喝的。」

京子的丈夫，生前鎮天浸醉在飲酒生活中，後來終因飲酒過度傷了命，——京子因此便絕對不飲酒。

「開始的時候誰都不會喝酒的呀！可是慢慢地喝着，便會不期然地拿着酒杯不放了。」

千枝拖了她斟上一杯酒。

「那末——」

京子把酒杯接了過來。

千枝自斟自飲地連喝了二三杯，嘴脣似塗着唇膏般底紅起來了。

「到底還是你好。雖然你也是做了未亡人，可是還有三個孩子，仍舊可以快快樂樂地過日子。可是……我呢？……自從丈夫突然自殺後，我一個孩子也沒有，正好似從樹上掉下來的猴子般可憐！……我時常想自殺……可是……一轉念之間，

是媽媽虎虎地得過且過的混着。……但是我終覺得這世界使我討厭……所以便借酒燒愁了。

千枝又呷了口酒。

千枝從前是銀座某酒排間中有名的美嬌娘，後來在生意場中認識了一位做土木作的男子，名叫三田橋，他們由戀愛而結婚，可是剛到三年——她二十六歲時，良人因受事業上的打擊而自殺了，那時小孩一個也沒有，單剩下她一個人，不久她便開設了到如今還營業着的斯開耶開店。

「夫人！不能再喝了。多喝酒是有害身體的！」

京子並非因為她自己覺得年齡大些，常識比較豐富些；也並不是因為對方是主人，所以特別關切些；她的所以講這句話，實在她覺得酒是一種害人的東西，故而忠告千枝的。

「好，不飲了——就祇這一點——」

她搖了搖已經空着的酒瓶。

「你不要再『夫人，夫人』地叫個不休了。我聽你叫，怪不舒服的！——你纔是真真的夫人呢，嘿！日本畫家尾谷青堂先生的獨生女，又是青峯畫伯的夫人，你纔是真真的夫人呢！反過來講，我是什麼東西呢？是一個酒排間的女招待，是個粗俗的自殺者的老婆，你由夫人而成為未亡人；我呢，從一個老闆娘變成一個嬌婦罷了。」

千枝醉態矍矍地說了一大串含糊不清的酒話。

「哈哈，那——你——」

京子被她弄得立不安起來了。

「你呀！我呀！——以後不准再叫什麼夫人了。我生下來便取名千枝，以後請你直呼千枝好了！知道麼？夫人的稱呼，從此取消，我們今後大家是同志了。」

「哈哈——那麼，今後失禮了。我便直呼你千枝姐了。」

「當然，當然，從今天起，你叫我千枝姐，我叫你京子姐，哈哈！真有趣呀！」千枝真的醉了。

「夫人——喲！又忘了，千枝姐！店堂已經收拾好了。今晚回去罷，我也要——」

京子站了起來，把計算機打開來，取出今天的帳目給千枝看！

「這裏是會計表，請你審查一下吧！」

「咄，這種惹人厭的東西，看它幹嗎？我知道你的頭腦比這個東西還清楚些呢！看這種麻煩的東西作什麼？免了罷，謝謝你！」

千枝隨手把所有的冊子和銀錢一古腦兒都放進了一只布口袋內。

「外面的車子還等候着呢！我們一起走，我送你到公寓。」

她雖然已有九分醉意，但仍舊衣衫不羈地站了起來，端端正正地走了出去。

女侍們這時也把紫色的制服脫了下來！各自回去了。

「快些快些，孩子們一定等得不耐煩了，電梯也一定沒有了吧？」

千枝大聲地催促着。

店堂內值夜的人，除掉廚子和出店共五個男人外，女的雇員每晚都回家去的。

千枝家內每晚有三個女侍者寄宿的，所以她們也坐了千枝的汽車回到赤坂的家中去。

「京子姐！你回家後還可以看看一班孩子的睡態，多麼福氣呀！可是我，回去幹什麼呢！去看誰的睡臉呢？祇有死人的遺像，冷清清地掛着，唉

「這人年紀這麼輕，容貌又美麗，孩子也沒有，如果能再醮，她的身體是很自由的，——」

京子看到千枝這個模樣，心中爲她打算了。

車開到坂赤，就停在千枝的屋前，京子仍舊坐了車子，逕向新宿的寓所而去。

千枝自己沒有汽車，但每天包了一輛出差汽車使用，京子坐的就是這輛車。

在車中她獨自兒漸漸地開始感到疲乏了。

同病者——耶子的母親

車子抵達新宿，京子便急急匆匆跑進了月明莊的公寓，直向三層樓跑，她跑到了孩子們的房門前時，便很高興地喊着：

「你們的媽媽回來了！」

「媽，你回來了嗎？」

門呀的開了，她的纔考入春府市立第五女學校的長女靦音，便站立在門口，她穿了件緋色毛巾地質的寢衣，上面還披了件紫色銘仙的外衣，是一位很可愛的姑娘。

「喲，你還沒有睡？很疲倦了麼？」

京子耽心着家內有沒有什麼變動，所以向屋內看了一遍，她看見裏頭套房中鋪了一個地牀，被橫頭放着二個枕頭，被中睡的是兒子靜雄，他每晚由姊姊靦音帶着睡的。他如今已鼻聲呼呼地睡熟了。

這邊八席鋪的房間內，展開了三個牀位，互相平排鋪列着，最中間的牀上，睡了最小的女兒，名叫葉末，她進小學一年級讀書。奇怪的是她的旁邊，還有一個光頭的孩子，也呼呼地睡得正濃。他的頭，枕在以兩個坐墊和衣服卷成的臨時枕頭上。

「噢，這是誰的孩子？」

個不相識的孩子，心中不免詫異起來了。

「這孩子，是住在樓底下小房間裏的，他們祇有母子兩人，他叫耶子，和葉末在同一學校內讀書，而且又是同級，他到這兒來玩，因爲他的媽到此刻還沒有回家，叫他獨自兒回房，生恐他害怕，所以讓他先睡在這裏，等他的母親回家後再讓他回房去。」

「噢，原來如此，很好。」

京子看到她的長女靦音，當自己不在家的時候，她非但很大人氣地耐心看護自己的弟妹，而且還能很友愛地幫助人家的孩子，使她非常高興。

「唉，可憐的靦音，她這樣勞苦工作，好似無母之兒！」

京子一陣心酸，眼淚不覺奪眶而出了。

「媽，今晚時候已經不早了，你不能洗澡了罷，洗好臉就可以休息了。」

靦音走到屋隅的小廚房中，從攔板上拿下了洗臉盆，把火鉢上的熱水倒了些在盆中。

「靦音，你不必再招呼我了，快些去睡罷，明天一清早還得上學去呢！」

這時門上忽然起了剝啄之聲。

靦音把門開了，看見一個長面高鼻白淨皮色的女人，站在門口，她的年齡看起來在二十六七歲左右。身上穿了件業已洗過的縞銘仙，且雜有米琉花樣的和服，手中拿了個包袱，似乎纔到家的模樣。

這女人用手撐住了門框，伸着頭向裏張望。

「啊，這孩子，到這塊兒來了，……對不起得很，今夜因有事，回家遲了一點，心中正記惦着孩子，不知道怎樣了，等我跑回來一看，房門上貼了張字條，說道孩子在這裏，所以我便逕到這裏來

了——」

她邊解說邊很快活地把那張貼在她房門上的字條拿出來，上面寫着：

「耶子在十七號房間遊玩。」

「是呀，我也剛從外面回來，工作做到這時候纔完畢，當我跨進屋子的時候，看見家內多了一個孩子，正在詫異，後來經韋說明後，說明白他原來和葉末是同學咧！——那不是很好嗎？兩個小同志，相親相愛地光着頭睡在一起，多麼有趣呀！」

「哈哈，這孩子，——睡在人家屋子裏，也不懂得什麼，竟能這末好睡——怎麼得了呀！」

耶子的母親不好意思地笑着。

「啊，你請進來坐會兒吧！」

京子很善意地拿出了坐墊請耶子媽坐。

「你祇有個這孩子嗎？就祇你們娘兒倆過日子嗎？」

「是呀！孩子的父親已死去了，我這種沒有本領的人，勉強把孩子拖着活下去罷了。想到這孩子來……真可憐……」

耶子的母親感到一陣淒涼。

呀，那你也同我一樣是沒有丈夫的未亡人了，我自丈夫死後，就養育着三個孩子。」

京子遇到了同樣命運的同病者話愈說愈投機起來了。

「噯，夫人……你也是……」

耶子的媽也想不到會碰到和她同一遭遇的人的。

「可是，夫人是一位受有相當教育的人，所以——可是我呢，小學畢業後，就出閣了，還是一個未經世故的小孩子，已做起母親來。但不久丈夫去世，不知所措地祇有鎮天價啼哭……」

「真是……」

京子也被感動起來了。

「我也是如此的，雖然比你多讀了一點書，但女學校畢業後，什麼求職的技能也不學——做姑娘真快活，祇知道學些世界上流行的玩意兒，什麼茶道呀！插花呀！盡做些不相干的事，所以並不知道怎樣謀生的，幸虧現在找到了一家店內的帳房職務，所以還能安逸度日。」

「那你多幸福呢！——令人羨慕死了——我說來也是慚愧的，祇有做派出婦的技能，每天被派到人家去做傭工，如果不這樣做工，那我同孩子倆的生活便過不下去了。」

「你認為做派出婦是難為情的嗎？——其實你纔了不起呢！——這種事情是非常艱苦的呀！」

「是的，這種是勞働階級的事務，——今天我到千駄ヶ谷去幫人家搬家的，——把東西送迷了路。等把事務做停當，回家已這樣晚了。」

她說到這裏忽然記起了：

「啊呀，講得太興奮了，阻着你們的睡眠時間，對不起，我要把孩子帶回家去睡——真是，驚擾你們……」

她走去抱孩子。

「讓他就睡在這裏好了，為什麼要他回去呢？你看他這樣好睡，把他弄醒怪可憐的。」京子說。

「謝謝你們——自朝到晚已在府上驚擾得够了，現在我該把他抱回去，對不起得很！」

耶子媽走到林邊，把孩子抱了起來，幸虧孩子在媽的懷中，依舊照樣熟睡。

「真真謝謝——夫人，小姐，明天會……」

京子把她送到門口。

「晚上有空的時候再來閒談罷。」

「好的謝謝你，以後要時常來吵擾你們了。」

子去。

春晨的天空，那末高空，混濁的電車聲，已發出最後的寂寞音調。……（待續）

（上接第六頁）

下午一時半全校師生合影。二時半遊藝開始，經過了幾節跳舞短劇「海盜舞」「土風舞」英文劇 *Robinson*，話劇「壓迫」……，最後一個節目是這次遊藝會中最精彩的一幕「費宮人」；這是由中學部各級同學合演的，當幕幔徐徐的拉開時，台下的人聲也隨着靜了下來，接着便見台上一位古裝少女一面在打掃宮庭；一面正聲慨嘆當時的情勢，似不免有杞人之憂，而當她侃侃然和王承恩問答一段，又是如何的大義凜然，懷抱宏遠，接着公主的登台，皇后的登台，兵卒的報急，皇家夫妻兒女的泣別，皇帝揮劍宰公主，費宮人哭侍及救主，一幕幕的映入每個觀眾的眼簾。正在緊張時，幕又很快的拉攏。暮色漸漸濃了，電燈光照在每個觀眾的臉上，能看出悲慘緊張的情緒。好不容易幕又開了，幾百隻眼睛一起釘向台上，他們的神情似乎更緊張，幾乎連呼吸也壓住了，因為凡是略知費宮人身世的人，都知道這一幕是精彩劇本中最精彩的一幕。看罷！「羅將軍」醉得像爛泥，費宮人站了起來觀準了他，手抖顫顫的，終於，使勁的直刺，這一個稱雄一世的草寇，就此死在一個弱女子的手中。費宮人一面哭嘆着「大才小用，未償心願，」一面却從容拔劍自刎。幕布帶着悲悽的情調慢慢的拉攏，後台宏壯動聽的歌聲展開了「九殿黎黎鳴戰鼓……女兒中有有心人……可惜大才還小用……霹靂不能……美人敢。」每個觀眾帶着激動的情緒離開會場；尾聲却還不絕的旋舞在四周。